

書有虫

編渠 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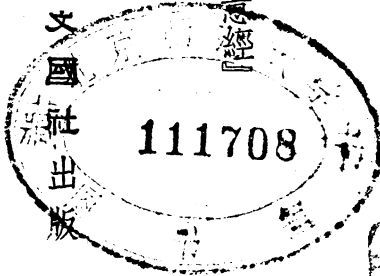


版 出 社 國 文

徐
渠
著

臺

即「生意經」



北师大图 B2344225



經 銷 『生意經』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著 者 徐 渠

出 版 者 文 國 社

總 經 售 文 國 服 務 社

上海郵政信箱二一九二號

售 價 國 幣 壹 元 壹 角 伍 分

(W·5) 一九四一年四月出版

時間：一九四〇年，上海物價頂混亂的時候。

地點：上海一金融家的公館裏。

· 登場人物 ·

顧大康 投機企業家，五十六歲

李士奇 老政客，六十二歲

顧芹生 大康之子，二十四歲

楊偉明 顧大康的書記，二十九歲

方克 業運輸業者，四十餘歲

張震 同上

陳得年 顧家的老管家，六十餘歲

跟班 方克，張震的僕人

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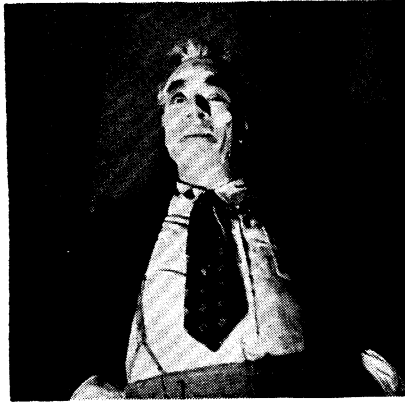
園丁

顧太太 大康之妻，四十餘歲

顧統華 大康之女，二十歲

周媽 女僕

顧大康——胡
導飾



顧毓華——小
鳳飾
楊偉明——仲
馬飾

第一幕

景：顧公館的花園，這座花園從前是一個有名的地產商人的財產，戰前因為地產的賤落，使這位地產商人破了產而這所美麗的花園住宅，就到了顧大康的手裏，改成顧公館了，右邊可以看到大理石的階台，並且有條架着花棚的走廊，貫穿在舞台後面，台中央是個噴水池，左面可以看見佈置得非常美麗的花園。

——時間是初秋佳日的黃昏——

幕啓時顧太太坐在一張柳條搖椅裏打絨線，她是個白胖庸俗多言的中年婦人，他的女兒毓華坐在噴水池邊上，一手拿着一本展開的書，她並不在看，祇無精打彩的在弄着池子裏的水。

顧太太（一面打着絨線，並不抬頭）毓華！

毓華 什麼？

顧太太 你爲什麼不說話？

毓華 我沒有話好說。

顧太太 你的書看完了沒有？

毓華 我也沒有心思看書。

顧太太 那麼，你在想什麼？（抬起頭來）

毓華 我不想什麼！我悶得很。

顧太太 哦！那麼還是說說話吧……這是可以解悶的……現在幾點鐘了？

毓華 大概快六點了。

顧太太 時間真快（一個僕人，拿了一封電報上）什麼？

僕人 一封電報，太太！

顧太太 電報，誰打來的電報。

毓華 （把電報接過來，約略的看了一眼，）哥哥從香港打來的。

顧太太 說什麼？

毓華 他說他明天到上海了。

顧太太 明天到上海？明天到上海？（蹙着眉頭）又不是暑假，他回上海來幹什麼？

總不會是來看看我們的，我曉得這裏面又有什麼鬼把戲了，唉！（嘆氣）毓華！幾點

鐘了？

毓華 我不是已告訴過你了嗎，已經六點鐘了。

顧太太 呃，是的，時間真快，你父親大概就要回來了，我真不放心，遇了人就請到家裏來吃飯，今天又不曉得要帶幾個人回來了。……你知道嗎？

毓華 奇怪！我怎麼會知道呢。

顧太太 或許他先告訴你呢。

毓華 早上我又沒有看見他，而且，他向來什麼話也不告訴我的。

顧太太 噯唷！看你那副神氣，好像要同誰鬧彘扭似的。

毓華 再說，他早上九點鐘的時候，會曉得晚上六點鐘的時候要做點什麼事情嗎？

顧太太 這……哦！這到是真的，他就是這樣的人……（停一停）……要是帶幾個他報館

裏的新聞記者回來我倒不在乎，就像那一天帶回來的五六個人，我就就心了，……他天天請客，從來沒有停過一天，而且都是些面生的人，今天是禮拜六，明天又是禮拜，不用說，又要像上禮拜一樣，打掃房間給客人們睡覺囉，預備飯菜囉，多討厭的事情，（長嘆，）今天晚上又沒有什麼飯菜，只有昨天剩下來的，如果他帶了客人回來，這可怎麼辦呢，（毓華不理，她看看她）是的，我知道你看我這樣理家，實在看不上眼，可是，你將來總要結婚的，我看看你不到兩年就要把家產敗光的……（毓華笑，）你笑什麼，我說的都是正經話，有什麼可笑的。

毓華 你要我哭麼，（一面理着頭髮，）我高興這樣。

顧太太 你看你！從來沒有規規矩矩的說兩三句話……（停了一停，）你的父親要請客的時候，從來不預先告訴我，你說討厭不討厭？他該打一個電話回來，可是他偏偏不打。（仍舊嘆氣，）今天怎麼辦呢，我想關照廚房殺一隻雞，你說好嗎？

毓華 你既然知道父親老請客來，那不是很容易辦麼，你每天關照廚子，把晚飯預備好就是了。

（她一面說一面站起來，沿着噴水池走，非常討厭她母親，）

顧太太 你真會說漂亮話，真會辦事，現在又不是你當家，怪不得說起來這般爽快，萬一他今天晚上不請客回來，那我不是白殺了一隻雞麼！雖則我們有幾個錢，可是節儉成家，我不能夠瞎糟蹋東西呀……我最恨的是這樣的人，敗家精，平白地宰雞殺鴨的……

毓華 這有什麼要緊呢，吃不了可以拿來喂狗呀。

顧太太 好一個大慈大悲的菩薩！

毓華 還可以送給那些叫化子吃呀。

顧太太 叫化子！叫化子，這些討飯的真太可恨，每天門口總是那麼多。

毓華 當然囉，他們不到有錢的人家門口討飯，他們到什麼地方去討呢。

顧太太 我可不能這樣救濟他們……還要把雞肉送給他們吃，那未免太沒有道理了，如果他們去做工，也不至於要討飯呀。

毓華 做工，打仗以來，他們還有什麼工好做。

顧太太 爲什麼沒有工做？

毓華 門口這些叫化子，大多數是後面那塊空場上搭着草棚住着的，自從爸爸把那塊地買回來造屋之後，他們大多數就無處安身了。

顧太太 我們不是給他們錢的麼，又不是搶了他們的。

毓華 這幾個錢要他們去租房子嗎，那不是叫他們死。（在池邊捉了一個蟲子，丟在地上，一脚踏死。）

顧太太 你爸爸不是常常在做救濟的事情嗎？

毓華 救濟！救濟！這都是假仁假義的。

顧太太 你說什麼？

毓華 我沒有說什麼。

顧太太 真奇怪，一個大人家小姐，竟說出這種話來，誰把這種痴呆的想頭放進你的腦子裏去的？……大約是楊偉明吧？

毓華 楊偉明，楊先生到我家裏來做什麼的我還沒有知道呢？

顧太太 問得好，你難道真的不知道嗎？看他那副一本正經不大開口的樣子。

毓華 你說他不大開口……爲什麼你又說他把什麼想頭放到我腦子裏去呢？

顧太太 好了好了，不大開口的人！嘿！說起話來一句比別人家千百句還強，你還和他……

毓華 我和他什麼？

顧太太 你還問我麼？你們常常在一塊兒，像你這樣一個女孩兒，一個大財主的女兒，和你爸爸所雇用的那個和聽差差不多的傢伙在那兒鬼頭鬼腦的。

毓華 什麼？是個聽差？

顧太太 差不多，我說他差不多是個聽差，他配得起你麼？他只够得上在你爸爸旁邊做做書記，我不知道你爸爸從什麼地方提拔出來的，還要說是一個什麼唸書的人呢，唸書的，他能把幾封信寫得出就算好事了！（搖頭），我想他不過是吹吹牛，當他初來的時候，連換洗衣服都不週全，（毓華不耐煩的樣子）說是什麼大學畢業生呢，算了吧。

毓華 媽媽，你爲什麼這樣高興說人家的壞話呢？

顧太太 我真不高興說別人的壞話呢，你爸爸雇了他來之後，還新買了一張寫字台，現在我的那張梳裝台舊了，要你爸爸買一張新的，他就說沒有錢了，呃！真可恨（她停止

打絨線，又問）幾點鐘了？毓華！

毓華（看了一看手錶，）六點一刻了。

顧太太 你爸爸快回來了，又不知道他帶不帶客人，算了吧，我也管不着這許多了，不叫他們殺雞了，如果有客來，家裏有什麼就吃什麼吧。毓華！

毓華 做什麼？

顧太太 你到樓上堆房裏去拿幾瓶花彫來。

毓華 我不高興去，你叫用人去拿好了。

顧太太 叫用人去嗎，他們只會偷酒，昨天就少了五瓶，鑰匙在我手裏，我不知道他們什麼偷法的。

毓華 如果你不和他們嚕裏嚕嚙的，也許他們會少偷點，在我們家裏做用人的人，也難怪要偷東西，可是你放心，他們總不會像有些人把人家整千整萬的家產都算來的。

顧太太（大怒）毓華……

毓華 你爲什麼生氣呢？我不過是說：『算來的。』

顧太太 我不許你說，你近來這樣的態度，我真的受不了了。

毓華 你受不了，我倒受得了，自從我年紀大了些，懂事之後，這一家人所說的話，所

做的事情，嘿……

顧太太 住口！你不指名不指姓倒底罵的是誰，（她把絨線一手，跑起來，）你說你爸爸，是不是？（毓華不作聲，走到另外一面的欄干邊）好！我們索性來說個明白，……

毓華 （回過頭來，看見她母親大怒的樣子，很煩悶的樣子，）媽媽！

顧太太 我告訴你，你的爸爸雖有他的短處。是的，他愛裝場面，他愛騙人，他自己說過的話往往不承認，可是，他是一個忠厚長者呀，你曉得不曉得，無論如何他是你的父親呀，那怕他是個下流東西，也輪不到你來批評他。

毓華 依你說，該誰去批評他呢？

顧太太 你說什麼？批評他？……嘿！你要曉得，他的產業不是靠誰替他弄來的，不是靠誰替他弄來的，你聽懂了沒有？他的產業是他拼命做生意賺來的，他的運氣好，有好機會，他又會用手段，當然我們巴不得他多賺點囉，（回憶似的，）是的，他從前也失過業，後來不是馬上就找到了嗎？再說他坐過監牢，還有什麼關係呢，後來人家不是放了他嗎，真可憐，他受過多少災難，假使是別人，老早去跳黃浦了，他可不然，失敗一次，再爬起來，賺錢更多，地位更高，從前他不過是個粗人，現在不是做了報館的老闆嗎，他如果是個流氓，也不會有委員老爺和他做朋友呀。

毓華（嘲諷地說，）委員老爺，還有部長呢。

顧太太（望了女兒一眼，）難道是假的嗎，（興奮起來，）說到我，也還不錯呀，我有理家的本事，我曉得怎樣省錢，我能照顧你父親，現在這點你瞧不起的產業，也靠着我的省吃儉用保下來的……我前世裏不知作了什麼孽，生出你這麼一位好小姐來了；也不知道是嫌我們出身微賤呢，還是嫌我們出身窮苦，我一輩子不會看見過像你這麼一個好女兒，竟敢批評起父母來了……

毓華（把兩手按住自己的耳朵，）好了！好了！

顧太太 真作孽，生了你這樣一個逆子，給別人聽見了你的說話，我還有臉見人嗎？

毓華 有口說別人，沒口說自己，你自己不是天天說他的壞話嗎？

顧太太 我嗎？

毓華 是的，是你，你入天埋怨爸爸，不顧有人沒有人，就亂說一大串，我呀，我總算平心靜氣的。

顧太太 我和你不同……

毓華 自然囉。

顧太太 算了吧，我不知道你遇了什麼鬼，我受你的氣也够了……（停了一停，）你總不

願到樓上去拿酒呢，說呀？

毓華 不願。

顧太太 好！我去，我做斷了手也不要緊，我去，一個好沒有良心的女兒，（她一步一拖的走上了階臺。）真想不到，唉！你一輩子不要嫁人纔好，（她停了腳，轉身倚在欄干上。）你待在這兒做什麼？你該去換換衣服呀，如果有客來了，我不願看到你這個落魄鬼的樣子，別人家還要說我不給衣服你穿呢，（毓華不作聲，）你聽見了沒有？

毓華 （指指自己的衣服，）這不是很好嗎。

顧太太 好吧，隨你的便吧，人家笑又不是笑我。……真想不到生出這樣一個女兒。（走進門去）

（毓華無聊地走到花叢邊。）

（園丁自左出，衣服穿得還整齊。）

園丁 小姐

毓華 你今天穿了長衫，是出去做客了嗎？

園丁 不是的，小姐。

毓華 你爲什麼愁容滿面，有什麼爲難的事情嗎？

園 丁 小姐，你還沒有知道嗎？

毓 華 我那兒會知道呢。

園 丁 我是特地來向小姐說一聲的。

毓 華 什麼事呀？

園 丁 今天早上我已經向老爺辭生意了。

毓 華 什麼，你嗎？

園 丁 是的，小姐。

毓 華 你不高興在我家裏做嗎？

園 丁 不是的，小姐，不是的，（有幾分氣，）我是因爲迫不得已啊。

毓 華 爲什麼？

園 丁 在老爺手下做事情，實在沒有法子，無論事情大小，他總是罵一大堆，譬如把花種密一點了，老爺逼要種得疎一點，假使有一點不合他的意，他就要破口大罵了：『滾你媽的蛋，我養你們這些傢伙吃死飯。』小姐：這叫我怎麼做得下去呢，自從老爺有了這座花園之後，我不知道給他罵了多少次了，許久以來，我一句話也不說，忍耐到現在，爲的是小姐待我們太好了，尤其待我的家小真是好極了，可是，小姐，我現

在實在是忍不住了，我不得不走了。

毓華（半晌）怎麼，你和我爸爸又鬧了。

園丁 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毓華 說呀？

園丁 今天早上，他罵我，我不願聽，大家衝突起來了，他叫我滾，我也馬上說不高興，再在這兒做了，我說，我今天晚上就走！

毓華 你也許神經過敏了，我爸爸還不是罵罵就算了，你也太認真了。

園丁 神經過敏嗎？我服侍老爺三年了，我真感到受不了了，我雖然沒有唸過書，可是我種花還是內行呀，管園子，管暖室，我都做得不錯，我的手藝並不壞呀。

毓華 我很知道。

園丁 我費了不少的力量，纔把這園子弄得這樣好，小姐，那邊大池旁邊的牡丹花，還是你叫我種的呢。

毓華 是的，是的。

園丁 再說那一邊的鮮花圃，小姐，是你天天來取鮮花的，說起那些花，還都是你喜歡的，唉！這園子裏的花花樹樹，老爺從來沒有捨得多買一點好肥料，可是，我還是

把牠弄得像模像樣的。

毓華（停了一停。）你自己弄好的這園子，你願意馬上走麼？

園丁有什麼辦法呢，這口飯實在吃不了了。

毓華 讓我想一想，也許這一點小小誤會，很容易排解的，讓我……哦！讓我今天晚上同我父親說說看。

園丁 謝謝小姐，不要再說了，算了吧。

毓華 但是……

園丁 我假使再在這兒做下去，也許明天又要相罵了，我真是幹不下去了，而且……什麼，說呀？

園丁 而且……（他用手弄着帽子，很爲難的樣子）好吧，我該把一切都告訴小姐，小姐，你知道我的女人已經有了身孕嗎？

毓華 知道的，怎麼樣？

園丁 她在兩個月內就要生孩子了。

毓華 是的，我知道的，她住在園裏不是很好嗎？

園丁 小姐，有什麼好呢，老爺是不願意人家生孩子的，今天早上他對我說：『老實告

訴你，這裏不許生孩子，給你的老婆住在這裏已經是好事了，還要生孩子，生出孩子來糟蹋我的地方……」小姐，你想，我們的日子已經很難過了，誰想生孩子呢，可是也沒有辦法呀，生下來我又不能殺死他……

毓華（自言自語地）哦！我知道你一定要走的理由了，但是你出去之後，怎麼辦呢？

園丁 我打算另外找人家做，或者到花園裏去做工，可是現在人多事少，我又帶了這樣一個大了肚皮的老婆，真是倒霉！

毓華 你有沒有積一點錢，在沒有工作的時候自己餬餬口。

園丁 我一個子兒也沒有。

毓華 真可憐，可是我也想不到什麼辦法幫助你，你的妻子呢？

園丁 她出去叫車了。

毓華 你們假使不就走，叫你的妻子來和我說幾句話。

園丁 謝謝小姐，不過她從今天早上忙到現在還沒有停手呢。（欲下）

毓華 再見吧，以後可以常常來玩玩。

園丁 我去了，小姐。

（他經過花叢的時候，依照平日的習慣在花上捉去幾個蟲子。）

(園丁走了之後，毓華小姐坐到她母親坐過的搖椅上去，十分煩悶，起初把書翻幾翻，終於掩了書，兩手支頤，看着那水池發呆。屋子裏有顧太太的聲音透出來。)

顧太太 (一邊走一邊嚷着，) 他們在那裏，他們幹什麼去了，客廳裏一個聽差也沒有，真豈有此理，(下階) 這班懶骨頭，越多越不中用，(看見楊偉明自右邊上來，) 喂！楊先生大康不會回來嗎？

(毓華站起來和他招呼。)

楊偉明 顧太太！顧先生的車子馬上要開回來了。

顧太太 (向她的女兒，) 你爲什麼不來扶我下階台，(毓華本來看着楊偉明，給他母親一喊，一驚地回過來，走到階台上去扶她，) 這樣纔好，這一班鬼聽差，一個也看不見，我希望你爸爸回來把這一班傢伙都好好的教訓一頓。

毓華 (譏諷地，) 像那園丁一樣！

顧太太 園丁，園丁，自然囉，又不是你當家，你只曉得可憐那些游手好閒的人！酒鬼！

強盜！

毓華 我又不在這兒普渡衆生的做好事。

顧太太 算了，算了，他們來這裏不滿一年，個個都要反奴爲主了，這個家要變成她們的

家了，（學着毓華的口氣，）像那園丁一樣（說時坐到搖椅裏去，）你看，我這樣大的年紀，這麼壞的身體，每天還要做這個，拿那個，變了，世界變了！喂！楊先生！

楊偉明 顧太太。

顧太太 你這兩天和大康鬼鬼祟祟的談些什麼？大概又是要他化什麼錢了，是不是，豈有

此理！

楊偉明 太太，我嗎？

顧太太 不是你還有誰，你天天在和他說什麼，辦學校囉，創設圖書館囉，我們做生意的
人家，要這些幹什麼！

楊偉明 這到是真的，我因為顧先生是一個大富翁，所以希望他辦點教育事業，可是他並沒有全相信我，並且以為我是個窮學生，（笑）甚至說我是個無用的落魄書生。

顧太太 什麼，你說顧先生什麼？

楊偉明 太太，我沒說什麼，我認為顧先生是個膽子很大很愛革新的人，不過固執一點。

顧太太 是的，所以你要勸他革新了，什麼學校，圖書館，這又不能賺一個錢，到反要化去成千成萬的。

楊偉明 顧太太，辦這種事業也並不要化許多錢的。

也就差不多了。

楊偉明 不過，這是正當事業呀，顧太太，你能勸勸他在別方面少浪費一點就好了。

顧太太 (沉思) 唉！(停一停) 但是，楊先生，你是一個讀書達理的人，你看，他的怪脾氣不知從那兒來的，說他呆吧，又是個很聰明的人，而且又很有本領，又有名氣，是一個大企業家，在上海也可算是數一數二的人了。

楊偉明 的確的……

顧太太 可是，除了他的生意之外，他往往說呆話，做呆事，(楊偉明搖頭。) 真的，真的，有的時候他竟像個呆子。

楊偉明 顧太太，大凡一個大企業家往往是像顧先生這樣的，自信心很重，管慣了別人，做事又不曾失敗過，於是乎就得找些新的玩意兒了。並且想……

顧太太 想什麼？我來問你，(半晌) 我以為顧先生受了你很多影響。

楊偉明 絕對沒有的事，太太！

毓華 楊先生不過是個和聽差不多的人，父親會聽他的話麼！

顧太太 (很嚴厲地望着她女兒) 我不和你說話。(這時門外汽車聲) 車叫，一定是他了。

楊偉明 我去接他。

顧太太 楊先生，千萬請你勸勸他。（楊偉明鞠躬而退。）

顧太太 （坐立不安）不知道帶些什麼人來呢，幾點鐘了？（毓華不作聲）幾點鐘了？

毓華 （短促地答）我不曉得。

顧太太 自然囉，你不曉得，我的手帕呢？（從桌上找到手帕。）你呢，還不把頭髮梳一

梳，噯呀！看你今天的樣子，我不知道怎樣說纔好，你的旗袍又是斜在身上，過來！

（把毓華的旗袍理好。）你這樣大了，還不會穿衣服，唉！你完全不顧母親的面子，

（手忙腳亂。）晚飯還沒有預備好，天呀，但願來的不是些大人物纔好，我已經够麻

煩了，嫁了這樣一個男人，每天晚上都免不了起恐慌的（後台有很多聲音。）

後台的聲音 好老爺，做做好事吧，發財發福的。

顧大康 （在後台）去！去！每天都是這樣，（要錢的聲音更多更大。）好好，拿去吧

（散錢的聲音）快滾開。

後台的聲音 謝謝大老爺，謝謝大老爺。

顧大康 哈哈，真是一幅流民圖。仇十洲畫了也沒有這樣好，朋友們進來吧，請。（他穿

着很闊的衣服，手裏拿着手杖，肚子很大，步伐粗俗，眼睛現出奸滑的樣子，親綫聽

是斜的，五十六歲，有點鬚鬚，他說話時常常露出牙床，像個肉食獸。）

（顧大康走在最前面，後面是跟着楊偉明，再後面是方克，張震。後面還有兩個跟班，拿着大的公事包和外衣。）

（顧太太起身迎客，她很不放心地把眼睛看着兩位生客，又看看那跟班拿的皮包。）

顧大康（把金錶拿出一看，）五分鐘，車子從外灘開到這兒祇有五分鐘，新貨的確不壞，（向楊偉明，）那張統制滬市鮮肉業的市場計劃書做好了沒有？

楊偉明 還沒有呢，先生。

顧大康 糟糕，趕快點兒，趕快點兒，我已在復興市政會議上提出過了，又和楊秘書談過，這是很關係的，還有我的職位，快辦吧，快辦吧，（介紹那位朋友給妻子。）

這是方克先生，這是……（忘了張震的名字。）

張震 敝姓張，張震。

顧大康 哦哦，張震，張先生，真糟糕，我的記性真壞。

顧太太 方先生，張先生。

顧大康 這兩位都是運輸專家，我的老朋友，（他拍二人的肩，三人皆笑，）從四鄉能運

到上海來的東西，都靠這兩位的力量呢。

方克 豈敢，豈敢，也不過是幾位從前認識的幾位外國朋友幫忙而已。

顧大康 是的，是的，這就不容易了，（介紹他的妻子，）這是內子。（方克，張震再施禮。）這是我的女兒，（方克和張震向毓華行禮，毓華只稍微點點頭。）她的脾氣有的時候不大好，可是心地很好。

毓華 爸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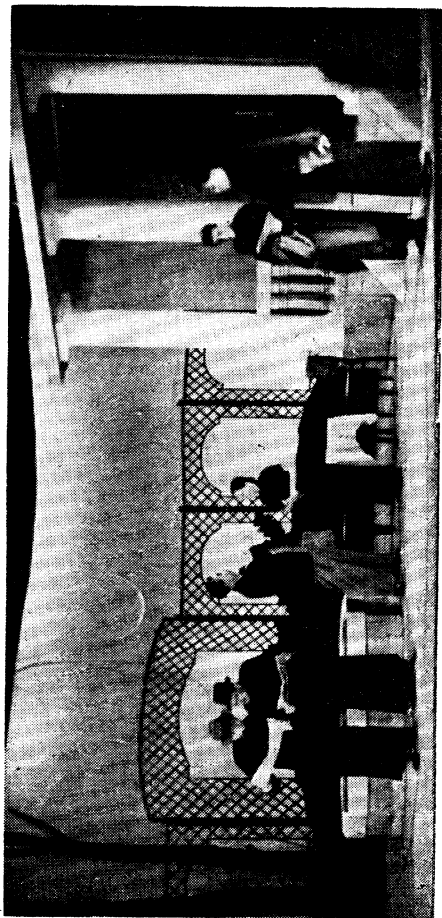
顧大康 （從袋裏拿出兩份報紙，送到楊偉明和毓華手裏。）今天這報紙好極了，裏面有篇關於復興市鎮的文章，講得很好，他說要復興東亞市鎮，必先東亞兩大民族攜起手來，對，對，這很對，（楊偉明和毓華互看了一眼，很難堪樣子。顧大康還是很得意向楊偉明講。）你看見沒有，在那第二頁第三版上，簽着白水這名字的，（向他妻子。）白水就是張民德，你的姪子，不錯，這孩子很有出息，天分很高。

顧太太 （得意地）我早和你說過了，他的前科很大呀。

顧大康 （向方克張震。）真是，我這內姪，從前還不過是個報館廣告部的職員，現在竟然能寫這樣好的社評，而且還要編經濟新聞，對了，無論什麼事都離不了金錢，金錢真是好東西，你們說對不對？

第一幕舞台面

池寧設計



大康：今天這報紙好極了，裏面有篇關於復興市鎮的好文章。

方克 對，對，很對。

張震 我是說有了錢什麼都行，要什麼有什麼，並且能左右別人，（看見桌上的電報。）

這電報是誰打來的？

顧太太 芹生從香港打來的。

顧大康 哈哈……（看過電報。）好，（揚起電報。）我給你們介紹，我的兒子顧芹生，香港大學的學生，我們顧家門裏的好後代，你們明天就可以看見他了。

顧太太 （心裏不舒服。）兩位先生今天是住在這裏吧？

顧大康 當然囉，明天是星期，我還預備和他們做長夜談呢。（向方克張震。）你們認得我的兒子嗎？

方克 不認得。

張震 不認得。

顧大康 什麼？不認得？他是很有名的運動健將，跑馬總會的會員，自己有兩匹馬，又有一輛最新式的汽車，並且還是名票友，許多電影明星都是他的朋友，還有……哦，在上海，香港還鬧了幾次風流佳話，哈哈……

顧太太 他鬧的事還多呢，他鬧出事來拖累我們，尤其我做娘的倒霉，（對客人，）你們

知道，這都是他的好爸爸縱容出來的，什麼事情都說他好，（顧大康聽了很開心。）
這孩子越發入不怕地不怕了。

顧大康 這孩子太小了，也怪不得他。

顧太太 怪不得他，唉！

顧大康 （走來走去，搓搓手，掏出表來：）喂！那個我們上車時碰見的稅務處長，他的車子是在我前面開的，可是在靜安寺路上我追過他，你們看我這輛車子怎麼樣？

張震 真不壞。

顧大康 老朋友；三萬四千元呢。

張震 好極了。

方克 哦，顧太太，我們在路上衝倒一個小販的担子。

顧大康 （驕傲地。）這算什麼，上一個禮拜，我還碾死了一個小孩子呢。

顧太太 這種事，你還得意呢。

顧大康 有什麼要緊呢，我給錢就是了。（拍手）真的，從前有個財政部委員，這傢伙買了一輛新車，喂！（越說越得意，拍了一拍方克的肩膀。）你聽我說，我說出來真會笑死呢。有一天……哦，我不稱呼二位先生，就這樣你你我我，二位不會生氣吧。

張震 說那裏話，說那裏話，我們真求之不得呢。

顧大康 好極，好極，我最歡喜直直爽爽的人，我又不是什麼大人物，我們都是生意人，我告訴你們，有一天我從上海到南京去開了我的車子去。在無錫過去，遇到那個委員迎面而來，乘了那輛新車子，還耀武揚威的碰命地撒着喇叭，我可不買他的屌帳，我和車夫說，不要讓，不要讓，一直開上去，可是那地方的路也太不好了，兩輛車子交過的時候，碰！一聲，那輛委員車的葉子板全都下來了，那委員老爺即刻跳下車來，來勢兇兇的來向我辦交涉了，我坐在車子裏動也沒有動，從袋裏摸出一本支票簿來簽上三千元的一張交到他手裏，你們知道他怎麼樣？

方克 怎麼樣？

顧大康 哈哈，妙極了，他看看我的臉，響也沒有響一聲就走了，哈，哈，哈！你們看我辦得怎麼樣？

方克 好極了，哈哈！

顧大康 不是嗎？我有五千萬的家產，那些傢伙，算得什麼，同我碰起來總差得太遠呢。

張震 祇要有錢，還有什麼事情做不到。

顧大康 話談得太多了，喂，（向一個僕人。）把這一個皮包拿到慈禧號房間裏去，那一

隻拿到香妃號房間裏去。

顧太太 香妃號我放了東西在裏面呢。

顧大康 哦！那麼拿到珍妃號去吧，二位先生，實在因為我這兒房子太多了，我又把每個房間佈置得形形色式的，因此我把幾個有名的皇后王妃來做房間的名詞，可是，也很名符其實的，有時連她們的皇宮還不如我的房間呢。

方 克 太好了，太好了。

顧大康 我想，這就是表示我的房子和皇宮一樣。

方 克 我到很想往珍妃房間裏住一夜。哈哈。

顧大康 珍妃麼，哈哈我早猜中你要這一開了。

顧太太 真是對不起各位，今天晚上不會預備什麼酒菜，太待慢了，（向她的丈夫，）總是你不好，你該早打一個電話給我，（向方克及張震。）他從來不預先告訴我有人來吃飯的。

顧大康 這又不是客人，只是我的好朋友，自己人，哈哈。

顧太太 就是自己人，也得有個樣子呀。

顧大康 好了，好了，他們不是為吃飯而來的

方克 對呀，我們都是自己人，請不必費心吧。

顧大康 他們是為磋商要緊的事情而來的。

張震 對呀……

顧大康 事情要緊得很，……（他把方克和張震拉到舞台的右邊，低聲說。）我的老婆是個不會見慣世面的人，有什麼話，你們別理她，喂！都是最高價格頂好的蘇常白粳米麼？如果都弄到我的手裏，嘿！那還有什麼話說呢。

（老管家陳得年自左邊跑出，膽怯地停了脚步，不住喘氣，這是一個老翁，頭髮鬍子都白了，他是個前清的秀才，小康之家，戰後家鄉淪陷，流落到上海來了。後來由人介紹到顧公館來，因為他為人老誠，而且知書識字，顧公館就叫他做了總管。）

顧大康 你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回來的時候你為什麼不在這裏？

總管 （還是喘氣，口裏吃吃地說。）因為因為廚房在買柴火，我去看看的。

顧大康 什麼看看不看看，無論如何，我回來的時候，你應該在這裏伺候，下次不准如此，懂不懂？（他把那總管從腳看到頭，很好滑地譏笑着說。）喂！你為什麼還帶着帽子，這樣時髦嗎？（總管即刻把呢帽拿了下來。）同主人說話，一點兒規矩都沒有，（向方克張震，）你們別瞧這酸老頭子，還是個秀才呢，哈哈……

總管（難忍的樣子。）老爺！

顧大康 怎麼，罵錯了你？秀才秀才不好秀到我家裏來呀。（那總管幾乎想反抗起來，可是結果還是軟弱地灣着腰，毓華在旁邊看了非常不滿，勉強忍着氣，不會發作。顧大康在那張椅子裏坐了下來，兩腿交叉着，）今天有什麼事情麼？

總管 永裕里的經租帳房來說，房客今天還不肯搬走。

顧大康 混蛋！我買了這個破弄堂就是要另造新屋的，這些混蛋，我明天叫張律師到法院裏去，勒令他們搬遷，混蛋！

總管 老爺！那些人也怪可……

顧大康（打斷他的話頭。）什麼？（總管不作聲，）還有呢？還有什麼事？

總管 園丁還沒有走。

顧大康 給我把他馬上趕出去，還在我家裏生孩子麼，嚇！什麼事情都不會做，明天再雇一個新的來。還有呢？快快！

總管 今天永源電料行派人來裝電鈴，說是你打電話去關照他們的。

顧大康 什麼？胡說，這種小店就這樣想做生意，他自己倒霉，還有呢？

總管 上午十點鐘的時候，有幾個窮小孩子，在後園牆外吊去了很多樹枝，我罵了他們

顧大康 豈有此理，把他們送到巡捕房去了沒有？

總管 沒有，老爺！

顧大康 爲什麼？

總管 老爺，恐怕巡捕房裏也不會受理的吧。

顧太太 就算做些好事吧。

顧大康 什麼？好事？我們做好事還做得不夠嗎！怎麼折起我花園裏的樹枝來了，那還了得，這個時候不重重辦他一下，將來還要大搖大擺的跑到我的大廳上來拿東西呢，窮人沒有一個不混蛋，我們不是每月初一在水月禪寺施粥麼？

顧太太 是的，每月都施的。

顧大康 那麼好了，這些混蛋的傢伙，下次應該捉住他們，等我回來重辦他們一下……事情就是這幾件了嗎？

總管 下午李老爺來過。

顧大康 哈哈，他竟肯到我這兒來了，親自來的嗎？不會吧，……那麼，他一定又是週轉不靈了。

總管 他想要明天來再見老爺，他叫我稟告老爺一聲。

顧大康 好吧，你明天打一個電話給他，說我下午兩點鐘在家裏等他，你先到楊先生那裏把那帳簿上李士奇的戶頭找出來。

總管 還有那隻吧兒狗……

顧大康 什麼？吧兒狗什麼？你爲什麼不先說？

總管 從今天一早起……

顧大康 一早起，什麼？

總管 一早起就不會吃過東西，病得不動了，我打電話給恩琪獸醫院的恩琪醫生，他來看過之後，就說很難好了。

顧大康 （高聲的嚷，）什麼，五百五十元一條的吧兒狗，就這樣隨隨便便的說醫不好了，混蛋，這是什麼獸醫生，你應該去請世界動物學會的密羅司基大夫來，拿我的片子去，快去，（向方張，）對不起我得先看看我的狗去。

方克 請便。

張震 請不要客氣。

顧大康 楊偉明跟我去，我有幾句話和你說。（向那總管，）你——你先滾……看你那付

秀才架子，（總管先下。）兩分鐘後我回來，對不起得很。（同楊偉明下）

顧太太（靜了半天，大家眼看着他們下去了。）這個人真是……

（自從總管進來之後，毓華看見她父親對他的態度，十分看不過眼，時而難爲情，時而要想說話，總之一種憤憤之氣，自己壓制不下，現在等他們走了之後說：）

毓華 媽，我要到房間裏去了，我有點兒頭暈，覺得很不舒服。

顧太太 你怎麼樣了？不吃喫飯了嗎？

毓華 我不吃了。

顧太太 那麼，去睡睡也好。

毓華（向客人們，）各位再見。

方克 請便，小姐。（毓華下。）

張震 小姐的病。不要緊吧？

顧太太 沒有關係的，沒有關係的。

方克 大約是稍微有點兒頭痛，是不是？

顧太太 對了，對了。

方克 顧小姐真不錯！

顧太太 她不大說話，但是，有時候她一開口便是一大堆的話，又愛淘氣！……大康怎麼還
還不來，累你們站得太久了，真對不起。請坐，請坐。

方克 不要緊，不要緊，（二客在另外兩張椅子坐下，）顧先生真是一個有福氣的人。

顧太太 （愁容，）嗯！太有福了。

方克 說也奇怪，他真所謂東成西就，打仗以來，他沒一件生意不是得心應手的，真是生意，家庭，社會上的地位，那一樣不如意？太太！你也真是好福氣，你們有這樣天下無雙的產業。

張震 真是了不得，這些房屋，這樣大的花園，我從來沒有見到過，聽說這從前是地產大王的產業，對嗎？

顧太太 是的，不過太大了，我在這樣大的房子裏真是住不慣，我弄不清楚。

方克 哦！

顧太太 不瞞二位說，這一家也太煩了，奴僕又多，東要監視，西要稽查，這麼大的家庭，（嘆氣。）你們想想看，真鬧得我頭昏腦脹。唉！太重了，別人還可以，我這個笨人，實在覺得太吃力了，（搖搖頭。）先生們，我們發財太遲了，也怪不得我理不慣這家務。

張·震 顧太太說那裏話，太客氣了。

方 克 顧太太太客氣了，你們能弄到這樣大的家產，實在太佩服了。

顧太太 不，不，發財也應該發得早一點，像我這樣的年紀，習慣已經養成，我好像這裏並不是我的家，住在什麼大旅館裏一樣。

張 震 （笑。）哈哈！

顧太太 真的，打仗前，我們住一開前樓到也罷了，我搬到這裏來之後，什麼都不放心。

張 震 顧太太，你太操心了，這是你享福的時候了。

顧太太 算了吧，享福，享福，唉！

方 克 我們真羨慕得很。

顧太太 先生們過獎了，但是，我總覺得不舒服，依我的意見，祇要一所小房子，一個丫頭，一個小園子，有點錢就存起來。便儘够了，可是我家大康不像平常的人，偏不知足，我來問你們，生意做了這樣大，有什麼好處呢？整天不見人在家，一到家裏又是忙糟糟的，用起錢來又是莫明其妙的，東一筆，西一筆，現在聽說又在想做官了。

張 震 大商人都這樣的。

顧太太 嚇！能够存點錢在我手裏就好了，可是我從來沒有拿到多少，祇看見他一筆一筆

的向外支，這還是什麼大商人呢，我真是口直心快，我就老看不上眼。

方克 顧先生不是發了大財麼，拿進來的時候也是一大批一大批的呢。

顧太太 還要做什麼官，做什麼官。

方克 做官也是好發財的機會呀。

顧太太 可是，他拿出去的運動費，一來就是三萬五萬的，我真心煩，我就心死了。

（顧大康和楊偉明入。）

顧大康 （看看他的妻子，又看看兩位客人。）你們在這兒說了些什麼？說我的壞話嗎？

顧太太 那吧兒狗怎麼樣？

顧大康 （拍手，）不要緊，不要緊，我給他喝了一瓶子酒精，不久就會好的，是不是，

楊偉明？（楊偉明有涵養地不作聲。）

顧太太 酒精給狗吃嗎？你不是要牠早點兒死麼？

顧大康 笑話，笑話！我辦的事還有錯的。毓華那裏去了？

顧太太 毓華到房裏去了，她說她生病了。

顧大康 什麼？病？我看她又是神經病發作了，一天到晚的讀讀死書，（從地上拾起毓華

的書，看了一看又拋在地上。）老是讀書，又做什麼詩，哦！這些都是傷腦子的。天

天恍恍惚惚的。不知道做些什麼事。天曉得。

方克（拾起地上的那本書。）這是詩呀！

顧大康 什麼「詩」，不如說是「屎」（笑，）哈哈！你呢？你讀書嗎？

方克 我嗎，我天天讀讀行情單。

顧大康 好！（向張震。）你呢？

張震 我小的時候頂歡喜看西遊記。現在坐在家裏沒事的時候也翻翻連環圖畫。

顧大康 不錯不錯，都不錯，我告訴你們吧，我從來沒有讀過書，口裏不會唸過一個字，

這是我的傲骨，書雖則不讀，我還是成了大財主，現在又有報館，又有洋行，要什麼有什麼，用的是讀書人，無論什麼公益機關，學校，醫院都想請我做董事，（他一搖三擺地走，現出很榮幸的樣子，輕輕地拍手，一直走到戲台的後邊，面現喜色的回轉身來，）方克，你怎麼樣？還有……（想不出張震的名字了。）

張震

顧大康 張震，真是，我老記不住你的名字，二位覺得我的這所住宅如何？

方克 好極了。

張震 剛纔，我們還向顧太太在讚美這所房子呢。

顧大康（低聲，）和我的妻子嗎？她曉得什麼？她不會見慣過世面，（高聲，）還有你們不知道的呢。大豐，永德，華新，這幾個大紗廠，中興里，安和邨，水東別墅，世道坊——這些都是我的了，還有，還有，靠三馬路外灘所有的市房，申榮紗廠所有的紗錠，永德綢廠的機器，永嘉公司百分之八十的股票，都是我的抵押品，還有蘇州，無錫，常州的地皮，你們要看得清楚點嗎，楊偉明！

楊偉明 什麼事？

顧大康 你把我的照相冊子拿來，在我寫字台右邊第二隻抽屜裏，（楊偉明下）二位如果有空，幾時來參觀參觀我所有的工廠，哦！不過那太化費時間了，太化費時間了，起馬得化費三天工夫——

方克 今年的紗布生意真不壞。

顧大康 那當然，我沒有一次看錯我的做法的，一千萬，二千萬，那毫無問題，而且我是科學管理，我還幫政府做事，去年我在我所有工廠的工人當中募了十萬多的寒衣捐，獻給政府，我就得了一只金獎章，真的一只金獎章，這是不容易的，可是，說起來也沒有什麼道理，我現在還有新的計劃……

方克 新的計劃？

顧大康 對了，新的計劃，也許馬上就實現，那可了不得，對了，人生於世在金錢之外，還得有個名目，我現在就在這名目上用功夫了。（楊偉明把照片簿拿了進來。）拿到這裏來，（從楊偉明手裏把照片簿拿過來，展開在桌子上。）你們看，這是大豐廠的全景，這是機器間，這是細紗間；這是永德廠，哦想起來了，永德是在虹口，因為我保存得法，機器一件都沒有損失，（拍手得意。）嚇，現在我照樣開工，並且還比別的廠贏餘得多點，不過，那也沒有什麼，他們送給我永德廠來改裝牌號的貨色也並不壞，而且我們落得賺些現成錢，哈哈……

張 震 （在翻看着相片簿，）顧先生，這是些什麼地方？

顧大康 這，這是我在無錫的花園，（指着照片。）過了這小橋，還有一個大池子，那簡直和無錫的東大池差不多大，那邊……

顧太太 你的話也太多了。

顧大康 二位不覺得討厭吧？

張 震 說那裏話，說那裏話。

顧大康 （繼續指着照片）那邊還有座小山，後面就是四百三十多畝的田地，說起來真好笑，你們知道這是誰的產業，這就是中央委員李士奇的。這傢伙在上海，一個大錢也

沒有，這全是他抵押給我的，可是這還不能算是我的產業，不過是幾件抵押品而已。

方克 能弄下來築幾個別墅到不錯呀。

顧大康（拍手。）對了，我就是這個主意，聽說這老傢伙明天又要來，這就是我顧大康的手段了，想不到委員老爺也向我低頭，不過，（想了一想。）我們也應該和這些人實際交際纔好。

顧太太 我看你這樣東拉西扯的，何苦呢？

顧大康 你們女人懂得什麼，這是發財呀，發財還不好嗎？

方克 這每一張照片上都有顧先生在上面，是嗎？

顧大康 對了，這就表示這些地方我都驗過了，而且表示是屬於我的，並且我現在想辦大學堂，辦……辦……什麼……楊偉明！

楊偉明 辦圖書館，先生！

顧大康 對了，辦圖書館，我要成功一個大實業家，大教育家，並且我要改良種植，比如說，我無錫蘇州的田地，我要他們改種罌粟花，你們知道罌粟花是一種最可賺錢的農產品。（方克與張震聽得有點兒不耐煩了。）

顧太太 你看你嘴裏的白沫都說出來了。

顧大康 什麼？你做你的事情去罷，（繼續他的高談闊論）你們別以為我的主張不對，這不但有利於國家，而且有利於人民的。（向二客）你們似乎不懂得我的話，是不是？

顧太太 好了，好了，不要再說了吧。

顧大康 不要囉嗦，女人們曉得什麼，（向二客。）並且我還主張「和平」，和平了我又可以做票大生意了，那時候起碼賺他個一千萬，所以我擁護和平主張，不，這並不是爲了我生意問題而如此的，其實和平了不是不必殺人流血了嗎，並且……並且……（他實在空無所有。什麼也說不出來了。）

方克 並且，並且我們也這樣想：

顧大康 好極了，我就是這個道理，我相信，我希望什麼，什麼就能實現，我希望發財，現在不是發財了嗎？我希望李士奇的產業，不久也一定到手的，而且，我現在我還有更大的希望，我種罌粟花，擁護和平政府，不久我的大希望也會達到的。

顧太太 嚇！達到的，已經十六萬了。

顧大康 你胡說什麼？

顧太太 想做官想昏了頭了，東送錢，西送禮，已經足足十六萬用去了，反正你有錢，壽頭，好吧，看你做到什麼？

顧大康（拉起兩位走到一邊。）她在發瘋了，這些都是我從前騙她的話，其實我有我的勢力。哦！大家吃飯去吧。

顧太太 吃飯吧，各位先生去吃飯吧，（自言自語地）請客從來沒有預先通知過我。（她自己先走上去。）

顧大康 她是一個不會見慣世面的人，請大家原諒，也好，讓我去看看到底預備好了沒有。（下。）

（方克把張震拉到舞台的另一邊。）

方克 這個傢伙好像個瘋子。

張震 我們這次恐怕談不成功了。

方克 可是你別太拿他當做真的瘋子看了，你看他那眼睛可怕得很。

張震 算了罷。

方克 我們還是小心和他談，我看見過許多這種人，最厲害不過。

張震 不過這運輸路線都在我們手裏，你別那麼擔心。

方克 可是要一個不當心，就要上當的。

張震 放心，放心，用去了十六萬還沒有弄到個小官做的脚色，還用得着怕他嗎？

方克 這不同呀，做生意是做生意，做官是做官，這個老傢伙對於做生意可厲害着呢。

張震（冷笑，）我是要看看他有多大的本領。

顧大康（從廳內走了出來，向客人招呼，）請吃飯吧，什麼都預備好了，

（走上階去。）真是打擾你們了。

（三人同下，台上祇留下了楊偉明，他正預備走上階台的時候，毓華突然從階後的屋角奔出來。）

毓華 哦！親愛的！（抱住楊偉明。）我等了好久了，我以為他們不走了呢。

楊偉明（緊抱着毓華，）親愛的！我真擔心，你的臉朝着我，你病得怎麼樣？

毓華（頭偎着楊偉明的肩。）不，不，我沒有病。

楊偉明 那麼你哭了。

毓華 我也沒有哭。

楊偉明 那麼你剛纔爲什麼走開？

毓華 我真是忍無可忍了，我實在看下去我父親的那種樣子，這種生活太使我難受

了。我真慚愧，我爲什麼要生在這種家庭裏，我實在看不慣我家裏的人做的事情，每天都在那裏欺騙，算計，簡直不知道什麼是人道。

楊偉明 (四顧。) 當心，恐怕有人看見我們，聽見我們的話。

毓華 有什麼要緊呢？你爲什麼這樣膽小，既然我們到了這個地步，怕什麼？

楊偉明 不是這樣說，親愛的，我求你稍微輕一點。

毓華 爲什麼，我現在什麼都不管了，親愛的偉明，祇要你愛我，我真開心，有你在我的身邊的時候，我可以忘記一切痛苦，(兩個人坐在水池旁邊，天空的月色非常美麗。)

哦！偉明，你看我現在是多麼的快樂，我什麼也不愁了……(半晌。)

偉明，如果你願意的話，……(更親切地。)

真的，如果你願意的話……偉明！(用很深情的眼睛看着楊偉明。)

楊偉明 毓華！

毓華 (語氣受感情震動得很厲害。) 請你把我從這個地獄裏帶出去吧，請你帶走吧，是的，是的，我請求你，我向你求救，你帶我走吧，我願意窮，同你在一塊兒窮，離開了這裏，我就得到了解放了。

楊偉明 當心！當心！

(一個僕人走下階來。)

僕人 楊先生，老爺請你吃飯去，(看見毓華也在。) 哦，小姐，

幕下

第二幕

次日上午

景：

顧公館的便廳，精緻華麗，陳列着很多的古董，可是顯得很庸俗，左邊一個門開着，通另一客廳，那客廳更加華麗，右面有一個通顧大康辦事室的門，後面是兩個很大的窗子，外面是花園，窗子與窗子之間的牆壁上，掛着一張顧大康的全身放大照片，差不多有六尺高，旁邊用兩隻反光燈照着，非常注目。

幕啓時毓華坐在一張沙發上亂翻着書報，一會兒她站起來走到窗前，抓耳搔腮地很不耐煩，似乎在等一個什麼人似的，總管陳得年自顧大康的辦事室裏走出來，臂下夾着一個小包，看見了毓華小姐，一聲不響的行了一個禮，也不停步，逕向另一門口走去。

毓華 陳得年？……

總管 小姐？……

毓華 我爸爸在裏面嗎？

總管 他此刻剛走開，從走廊裏出去的，大概是在花園裏。

毓華 今天早上他怎麼樣？

總管 很好，很快活的樣子。

毓華 很快活？他不會問你說什麼嗎？

總管 沒有說什麼，小姐，他一早打了好幾個電話，是打聽米行情的，後來又查了一查李士奇的帳。

（大家停了一停。）

毓華 陳得年你願意替我做一件事嗎？

總管 小姐說那裏話，我豈有不願意的道理。

毓華 那園丁……已經走了嗎？

總管 昨天晚上就……

毓華 他不會回來了吧？

總管 我倒不那麼想，小姐：你想想他這樣出去，馬上也找不到事做呀；也許還要到這兒來走走的。

毓華 （交一隻信封給總管。）你願意把這一點兒錢轉交給他嗎？

總管 好的，小姐。

毓華 不必提起這錢是從那兒來的。

總管 不提，他也会知道的。

毓華 你去吧，

總管 是。

毓華 哦！還有，你去告訴楊先生一聲，說我有話和他說。

總管 是，我就去。

毓華 謝謝你，（總管施禮欲退。）陳得年……（停一停。）昨天晚上，我爸爸那樣子我真感覺得不安。我們是應該請你原諒的。

總管 （大感動。）唉！小姐……我當不起你的好心，我不會做人，記得那個時候，我流落到上海來的時候，幾乎活不下去了，幸虧遇着老爺，否則我不知變成什麼樣子了。到了這裏，假使沒有小姐，我又不知變成什麼樣子了，（拭拭老淚）你不知道……

毓華 （和婉地打斷他的話頭。）你真是個不幸的人……

（方克與張震鬼頭鬼腦地從大客廳的門走進來。）

方克 哦！小姐，請原諒。

毓華 先生們是找我爸爸來的嗎？

張震 是的，小姐。

毓華 我爸爸到花園裏去了。

張震 小姐的貴體已經好了吧？

毓華 謝謝你們，我已經好了……陳得年你送兩位先生到花園裏去。

（陳得年送着他們兩位出去了。毓華仍舊十分不耐煩的走來走去，顧太太穿着很整齊的衣服，手裏拿着一個黃布香袋。）

顧太太 （在門口。）喂，毓華，你還沒有打扮好嗎？

毓華 打扮好？

顧太太 （入。）已經不早了，還得趕回來吃中飯呢。

毓華 做什麼？

顧太太 今天是初一，不是每逢初一都要到靜安寺去燒香嗎？

毓華 我不去。

顧太太 噯唷，你有什麼別的事？

毓華 我什麼事都沒有，我不去是因為我不高興去。

顧太太 我們不去，你父親一定要生氣的，這時候，他希望我們常常去燒燒香，你曉得

嗎？

毓華 我不曉得，我不需要曉得，父親希望什麼不希望什麼，我不要曉得，我祇要依照

我自己的高興。……今天早上，我歡喜在家裏閒坐坐。

顧太太 （失望的樣子。）唉！你的舊脾氣又發了。

毓華 既然父親歡喜菩薩，爲什麼自己不去燒香呢？

顧太太 你這孩子真不懂事，他是一個男人呀，又是那麼大的一個事業家，他怎麼能跑去燒香叩頭呢？所以他希望我們去，去多燒點香，可以在他的生意上官運上好一點，我想，替他求官做，並沒有什麼道理，不過，我們落得博點他的歡心，去一去也不要緊。

毓華 （冷笑。）真有趣！

顧太太 而且，你藉此可以出去玩一玩，消遣消遣，你不是好多天沒有出去玩兒了嗎？

毓華 我不高興玩兒。

顧太太 （滿面愁容的望着女兒。）孩子，怎麼啦？你有什麼心思嗎？我真爲你着急，你近來很興奮，很激烈，時時和別人相罵，你不願意見一個人，每逢有人來的時候，你馬上躲開，給人家釘子碰，你想我們快活不快活，人家再也不能同你談話，你一開口

就得罪人，還怪別人生氣，你真有點兒發瘋，是不是？好吧，你告訴我吧，你到底爲了什麼呀？

毓華 我什麼也沒有。

顧太太 那麼，你病了嗎？

毓華 生病？那裏會。

顧太太 如果你有什麼傷心的事情，明白的告訴我吧，（更親熱地。）我是你的媽媽，無

論如何……

毓華 （語氣不像先時冷淡。）我也沒有什麼傷心的事情。

顧太太 你這樣，真教我傷心，好像是人家欺負你似的，那麼，你在怨恨誰嗎？

毓華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

顧太太 這真是料想不到的，你現在還不舒服麼，要做什麼，便做什麼，像一個男子一樣。再說你今天早上，向我要三百塊錢，我馬上就依數給了你，我本來可以根究你是做什麼用的。但是我却一聲不問，無條件的給了你，你看，世界上有幾個媽媽能够像我這樣，你想想看，三百塊錢的數目不少了，而且你又歡喜瞎做好事，不值得救濟的人，你人也救濟，你想，你還要怎樣呢？

毓華 我什麼都不要，我求求你，媽媽！不要再說下去吧。

顧太太 天呀！我不知道生前作了什麼孽，我有兩個孩子，男的老不在家，一回來只曉得給我受氣，女的呢，又是這樣的一個人，我也不知道她想些什麼？她要些什麼？她沒有一次對我笑過，也從來沒有和我親熱過，（長歎。）唉！有錢又有什麼用處呢！

毓華 但是，媽媽，這不是我的錯處呀。

顧太太 那麼，是我的錯處，是的，我知道，我出身低微，你瞧不起我，我不會像楊偉明一樣的談些什麼書囉，文囉。

毓華 媽媽，我求你不要再說了好不好。

顧太太 是的，我沒有唸過書，沒有你們強，不過，我是一個口直心快的人，（半晌。）我這樣的人，談話的時候雖則不很出風頭，然而處世也許是我們佔便宜哩。

毓華 媽媽，不必多說了。

顧太太 好吧，（站起來。）你打定主意了嗎？一定不肯同我去燒香嗎？

毓華 我寧願在家裏，我不去。

顧太太 那麼我也用不着坐汽車去了，（按鈴。）（一個僕人入。）你叫阿三把包車拖到這兒來，我要坐了去燒香。

僕 人 我正要告訴太太，老爺的新汽車已經開在門口等好了。

顧太太 就是上星期買的那輛嗎？

僕 人 是的，太太。

顧太太 我不要，告訴他們，我要坐包車去。

僕 人 是，太太。（下）

毓 華 這樣一來，你怎麼來得及趕回來吃中飯呢？

顧太太 我總還可以來得及的。要我一個人，坐在那麼一輛大汽車裏，我實在不舒服。也許我是個傻瓜，但是我有什麼法子想呢，我獨自坐一輛車真不慣，我至少要一個人陪着，（沈思了一回。）我想今天晚上那兩位客不會再在這裏住下去了吧？

毓 華 我不曉得。

顧太太 我實在莫明其妙，也不知道他們究竟從什麼地方來的。他們似乎不是好人。

毓 華 別的客人就好嗎？爸爸所帶來的客人都是一樣的。

顧太太 什麼生意人，咄！我假使是你爸爸，我一定不相信這些傢伙。

毓 華 別人家談我爸爸的時候，也是這樣。

顧太太 毓華！說話不要那樣太刻薄了，幫我理理衣服吧，肯嗎？

毓華 肯的，媽媽，（走過去給母親理衣服。）

顧太太 你也應該對我笑一笑，在我到廟裏燒香的時候，心裏也好快活點，（毓華無可奈何的微笑了一下。）那三百塊錢，究竟做了什麼用的？

毓華 哦！媽媽，你不是已經允許了我不追問的嗎？

顧太太 好吧，好吧，（她走到門口，又回轉身來。）如果你哥哥回家的時候我不會回來，你就勸勸他，叫他安心點兒。

毓華 哥哥，他纔不來信我的話呢，況且，他要說什麼便做什麼，用不着別人家管他。

顧太太 好了，好了，你去打扮打扮吧，中飯的時候有客人，你應該漂亮一點呀。

毓華 是了，媽媽。

顧太太 要特別整齊點呀！（下。）

（毓華很不耐煩走來走去，走到通外室的門的時候停下來，向外看看，很焦急，這時，張震由另一門輕手輕腳走出來，要想說話又不敢開口，慢慢的走近了毓華，毓華回轉身來，吃了一驚。）

毓華 哦！張先生！我以為是誰呢。

張震 呃！呃！是我！顧小姐！

毓華 我爸爸還沒有到這兒來呢。

張震 呃！那麼我去找他，（走到門口又回過來）我可以請問小姐一句話嗎？

毓華 張先生有什麼事情？

張震 也沒有什麼事情，我想……我想……（存了一肚子壞念頭，不知說什麼好。）我想跟顧小姐談談，聽令尊說你爲人很好，很歡喜交接朋友，所以，所以……哦！小姐，你空下來的時候，也到跳舞場裏去玩嗎？

毓華 （感覺到他說的話莫明其妙，不知怎樣回答好。）唔！

張震 那纔好玩兒呢，一夜到天亮儘奏着最流行的曲子，哦！男的囉，女的囉都打扮得和花蝴蝶兒似的，要跳什麼舞就跳什麼舞，有的時喝喝香檳酒，唱唱外國歌兒，那真有意思，有意思。

毓華 （冷冷地。）是的嗎？

張震 還有，還有表演，什麼魔術囉，大力士囉，草裙舞囉，真是應有盡有，要看什麼有什麼。

毓華 （不耐煩。）張先生不是有事情問我嗎？

張震 （感覺到說的話有點不入毓華之耳。）是的，是的，我是想問一聲令尊大人的辦

事室是從這門兒進去嗎？（指顧大康辦事室的門。）

毓華 是的，就是這門走過去。

張震 我想令尊在家的時候很少吧，那麼顧小姐不是很寂寞嗎？你想這樣大的一所房子，沒有幾個客人在一塊兒熱鬧熱鬧，不是挺寂寞嗎，比方說能常常有幾個人陪你打牌囉，打撲克囉，說說笑話囉，那多好呀，呃！我倒是頂歡喜這些玩意兒的，如果你小姐高興的話，我平常是很空的。

毓華 謝謝你，張先生。

張震 不用謝，不用謝，這一點兒小事算什麼，（得意起來。）我可以天天來，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哦！我的電話是七五三三八，祇要你高興，打一個電話過去，我馬上就會來的。並且此外……

毓華（厭惡之極，）我想張先生還有別的事吧，在這兒談得久了，會誤了正經事的。
張震 不，不，我一點別的事都沒有，這次不過和令尊談筆小生意，昨晚已說妥了，何況像小姐這樣一表人才，既美麗又聰明，就是和你談久了誤了別的事也是值得的。

毓華 我想我爸爸已經回到他的辦事室了吧。（走到窗口去，不理他。）

張震（追過去，）真的，小姐，我自從昨天看見你之後，就使我神思恍惚起來，我認

爲你是世界上最美的人了，我見的女人並不算少，可是沒有一個能比得上你的，如果你肯看得起在下，肯賞我一個臉的話……

毓華（恨極，回坐到沙發上。）我好像聽見我父親來了。

張震 他老人家不會來的，你放心好了，他在和方克講話呢，令堂大人又去燒香了，小姐，我可以罰誓，你假使肯賞臉，答應……答應……答應嫁給我的話，令尊大人一定很高興的。

張華 什麼話，張先生請你說話放尊重一點。

張震 我非常尊重的，小姐，這是終身大事，我決不瞎說一個字兒，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向你跪下。（跪到毓華面前。）表白我的心意……

（毓華立起將要喊的時候，方克入。）

方克 張震兄，張震兄，顧先生在等你呢，看見張震跪在毓華面前，驚奇之至。）怎麼一回事呀，老兄？

張震（窘極。）呃！我在這兒找我的香烟咀兒。

方克 哦，找香烟咀兒。（看出他的事情。）找到了沒有？

張震 還沒有，還沒有，不過也不要緊，也許不是落在這沙發底下。

方克（看見毓華走過去，指着毓華那邊。）也許落在那一邊吧。

（楊偉明入，毓華迎上去。）

張震（看見情形不佳。）楊先生，（回頭向方。）顧先生在找我是麼，這就去。（拉着方克便走。）

楊偉明（看他們走出之後，）這兩個傢伙鬼祟怎麼一回事呀？

毓華 你看見沒有，這就是我父親的朋友，這班人面獸心的蠢驢，竟然向我冒冒失失求起婚來了，真是又好氣，又好笑！

楊偉明 向你求婚？

毓華 他們什麼事情做不出來，我真是忍受不了了，偉明，我們的事情怎麼樣，該決定主意了。

楊偉明 我想，你還是再忍耐幾天吧。

毓華 忍耐，忍耐，你老是這樣說，我們難道就這樣放過我們的幸福嗎？不行，不行，這種長久的忍耐，這樣天天說謊。你也幹不來，我也幹不來。而且，我住在這裏，我心上真難過，現在我再也受不了了，老實對你說，偉明，我們應該堂堂皇皇的做人，大着膽向光明的地方走去，當大家面前露出我們相愛的真面目。

楊偉明 我還是請求你，千萬不要太心急，一心急就什麼事兒都要弄壞了的，祇要再等幾天就好了。

毓華 等到那一天呢？

楊偉明 親愛的，我不能在這樣短促的時間內找到一個位置來生活呀。

毓華 這怕什麼，我們犯不着在這兒呆等，該有自然會有的。我們到了什麼地方，自然在那里可以找到位置的，而且我們祇有兩個人，你想，這是多便當呢？

楊偉明 但是，明天……也許……

毓華 明天，爲什麼明天，爲什麼展期到明天呢？不行，如果你是真愛我的話，我們應該馬上走。

楊偉明 到現在你還問我愛你不愛你。

毓華 好，那麼，聽我說，（握他的手）我這幾天，無論如何也睡不着，我的心太熱，我的血太沸騰了，你的溫存、你的甜吻，竟使我一刻也忘不了，我總是一天亮就跑到花園裏去走走；這樣我舒服得多了，我坐在花棚底下，我想你，想我們，想我們這樣的愛好，我太愉快了，可是待我回頭來看見這所房子的時候，我會馬上打起寒噤來，什麼怪現象都來了，這所房子裏所做的，所壓榨的，所殺害的，一一都在我的眼前

了。好像每一塊石頭，每一間房子，每一枝樹木，處處藏着罪惡。沒有一根草一塊小瓦片一件小傢具不是偷來的。我耳邊所聽到的只有哭聲，眼前見到的只有鮮血，我似乎覺得我身邊的一花一草，都在向我罵着：「女強盜！女強盜！」這樣，我所有的愉快，都變成了痛苦，我所有的愛情，突然變了仇恨與反抗心理，不行，不行，我再也不能呆下去了，我再也不能呆下去了，我相信今後祇有同你在一塊兒纔能够生活，同你在一塊兒什麼都能忍受，偉明！如果我還在這兒住下去，也許連你也要恨起來了。

偉明 那麼，你就走嗎？

毓華 （用力地說。）是呀，是呀！

偉明 我們向那裏去呢？

毓華 無論那兒都行。

偉明 我們怎樣生活呢？

毓華 我們不能找工作做嗎？我們有的是氣力，我們有的是熱誠。

偉明 工作嗎？你相信我們馬上會找到工作嗎？唉！我親愛的毓華，你相信我的話吧，我認識這種社會的真相，我曾經在千辛萬苦的境况裏掙扎過來的。那時候我幾乎一跌不起，我勸你，我們應該小心從事，別再弄到和我從前一樣，那真是不堪設想。

有時候，會連性命都斷送了的，在這種社會裏，又在這種戰爭時期，弄到後來，也許連你所想的愛情，也會在這種境遇中消失了的，你說我們有的是氣力，是的，我們還有的的是聰明，是技藝，還有百折不撓的毅力，在這種社會裏，還是找不到工作，過法幾年之間，我敲遍了千門萬戶，可是竟沒有一個門是讓我安然進去的，說起來也難以相信，而事實却是如此。

毓華 可憐！

楊偉明 爲着不願意餓死，又不甘願做違背良心的勾當，所以一直弄到你們家裏做這樣一個書記，可是我還是一個男人，中國社會上認爲有特殊權能的讀書的男人，竟然如此，至於你呢，你是一個女人，那更不用說了。

毓華 你沒有一點兒自信心，現在我們兩個人在一塊，不是可以共同奮鬥。

楊偉明 兩個人，越發夢加倍受苦，因此，我膽子越小，越不得小謹慎。

毓華 我到認爲不是這樣，我因此越膽子大，越發覺得有希望。

楊偉明 親愛的，你這樣的興奮，使我怕起來，你的心靈，你的生活，在交托於我的時候，我就有很大的責任，我應該使你曉得生活的真相，不該用夢幻的生活來騙你，你的性情太熱烈了，太勇敢了，老是傾向於絕對的。實則生活裏却是沒有「絕對」的。

毓華 既然有絕對的痛苦，有絕對的罪惡，我想也許有絕對的幸福，有絕對的清白。

楊偉明 都是沒有絕對的，你不要弄錯了。

毓華 愛情呢？有沒有絕對的愛情？

楊偉明 唉！

毓華 那麼，你是沒有愛情的人了，你是不愛我的了，否則，愛情是應該絕對至高無上的，可以制勝一切，你爲什麼沒有這種信仰呢？

楊偉明 我那裏沒有愛情呢，我愛你，世界上只有你在我心頭。

毓華 好，那麼，不要爭了，救我吧，請你帶我去吧，只有愛情的靈魂裏所創造出來的纔是真生活，別的都算數。

楊偉明 別的，却是整個的生活，真也好，假也好，正是你所謂的假生活，會把我們弄得粉身碎骨，我還要緊，我是過慣了的，然而你呢，正因爲我對你的愛情太熱烈了，太深切了，所以我總在你的幸福上打算，不肯像賭錢似的把你的幸福去下最後一注，這種勇而無謀的計劃，我不得不反對你。

毓華 也好吧，

楊偉明 你不相信我嗎？

毓華 不是的，不過，你爲什麼老是這樣前顧後慮呢？也許一個男人是應該這樣的，可是我呢，我壓不住我的熱情，我覺得這是順着自然走的，這是生活的大道，（停了一停。）那麼，依你的意見，預備怎樣辦呢？

楊偉明 等一等再說吧。

毓華 假使你所期待的時日裏，事情不能成功永遠不成功，又怎麼樣？

楊偉明 不會不成功的。

毓華 可又來了，剛纔你不是自己怕起來了嗎？……（半响。）不，我知道你還有別的意思，不會說出來，我感覺到這幾天來，你的態度，你的言語，都不同了，你不肯說，讓我來說穿了吧。

楊偉明 我絕對沒有別的意思，你相信我的話吧，

毓華 你顧忌我的父親，是不是？

楊偉明 到不是顧忌你的父親，我可以說是顧忌我自己。

毓華 還不是一樣嗎？顧忌他幹什麼？我看你是捨不得丟開這兒一個位置吧？

楊偉明 不過，我受你父親的恩德不淺呀。

毓華 嘿！像陳得年一樣，把我父親當做聖人，當着人類的恩主，可是現在呢，父親對

他的樣子，是你常常看見的。

楊偉明 但是他曾經把我從窮苦裏救出來，我在力竭聲嘶的時候，幸虧他向我援一援手。

毓華 向你援一援手？這無非爲的是把你向卑污的境界裏再推進一重，利用你的聰明，利用你的智識，做他營利的工具，這可以說是向你援手嗎？

楊偉明 （愁容。）不過，我覺得……

毓華 老實告訴你，我呢，我不願意，我愛上了一個人，就不願意人家來觸犯他，利用他……我們互相親愛，是我們自己的事情，用得着別人同意嗎？用得着當衆宣誓嗎？

用得着簽字蓋章嗎？（停一停。）就是宣誓蓋章，也不見得有什麼用處，我天天在家看見我父親簽約蓋章，也天天看見我父親背約反誓，什麼生活意義都沒有了。

楊偉明 我親愛的毓華，請你了解我，你反對你父親，我不願意替他辯護，可是，對一個生身的父親，儘可以不必太苛刻地批評他吧。

毓華 我的批評是隨着我的仇恨而來的，我自己也沒有辦法。

楊偉明 你的說話，使我感覺得很不安。

毓華 那爲什麼？

楊偉明 我想，在你們父女之間，是應該存點原諒的。

毓華 假使我的父親是一個瘋子，我還忍受得住，我可以愛他，我可以醫治他，然而，他並不是一個瘋子，他不過是個卑污的商人而已。

楊偉明 毓華，（走近她，撫她的頭髮，很溫柔地說。）你的腦子爲什麼這樣頑強呢，你該把度量放得大一點，不要憑着一時的意氣說話，（怔怔地望着她，良久。）這樣到不是爲了你父親在痛苦，而是在自尋煩惱了。

毓華 不對……不……

楊偉明 怎麼不對呢？你所以痛苦的，因爲你自己在做着一種不能現實的夢，依你的想像以爲這個世界上是有一種絕對的公道的，這樣一來，在你將來失望的時候，是更免不了痛苦的，請你想信我吧，但是我並不是一個聖人，也和平常一樣，是「好」與「壞」的混合體，也許壞的成分還比好的成份多，如果將來有一天，你發現了我不過是一個極平常的人，而並不是你平日所夢想的偶像，誰敢担保你不反而恨我呢，到那個時候，不知你又變成怎樣了？

毓華 不要說這種呆話吧。

楊偉明 不是呆話，這是人類的事實，你現在在你家裏所見所聞的事，將來你在外邊也可以聽得到，看得到，也許是形式上有一點兒不同，可是內容都是一樣的，在這種社會

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實在是太可怕了，相互的利用，相互的殘害，祇要他們有一點機會的話，真是無孔不鑽，不過，人類並不是根本沒有辦法的，在社會沒有改革之前，所謂絕對的公道，恐怕是很難發現的。

毓華（有點爲其所動。）也許吧，失却了感情，仇恨就跟蹤而來的。偉明，走過一點來，對我親熱一點兒吧，（半晌）我爲着顧全我和父母間的關係，還有許多話沒有盡情的告訴你呢，其實，這是我錯了，二個人相愛之後，就應該互相澈底的了解，有快樂，有痛苦，都應該共同享受，你知道我生活的一部分，而不知道我生活的全部，換句話說，我內在的生活，你全不知道，好，現在讓你知道了吧，這是值得而應該告訴你的，我先說我的母親，她並不是一個壞心腸的人，她自以爲她愛我，可是因爲她天天看着那些壞榜樣，養成了些壞習慣，她的心便漸漸變硬了，她有錢，也不曉得怎樣用錢，而她所有的一點兒良心，却在金錢堆裏埋沒了，這樣，就是說愛我，也是很鄙俗的，很違反青年意趣的，所以我雖則千思萬想努力要把她認爲一個母親，然而，結果還是覺得我不是她的女兒。

楊偉明 你對於她，太苛求了。

毓華 不，這並不苛求，我祇希望她在這種罪惡的環境裏，有一點善良的心，能隨時把

我父親害人的事，銷除一兩件，這是她所辦得到的，而她却從來沒有辦過，她未嘗不覺得父親的陰謀詭計太毒了，未嘗不覺得他的貪心太厲害了，可是，她逃不了封建勢力給與她的毒害，以爲是祇應克盡婦道，夫唱婦隨的，往往還幫他說好話，替他做壞事，甚至於火上加油，唉！這有什麼辦法呢，並不是因爲她不愛我，却是我不能愛她，誰不想愛自己的母親呢，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有什麼辦法呢！

楊偉明 親愛的毓華，依你的話看起來，你的母親並不是一個可惡的人，不過是個可憐的人而已，這種人她的出身就在一種殘餘的封建勢力裏面，她根本不懂得自拔自救，沒有了解的能力，沒有判斷的能力，她雖則有錢，自己並不會享受過有錢人的福份，對這樣的人，我們應該原諒點的。

毓華（顫戰。）我的父親呢，難道也該原諒的嗎？他拐帶，他敲竹槓，他操縱金融，他囤積食糧，他借營商的名義去偷騙人家，他昏昏在那裏謀財害命……他……

楊偉明 你太向壞的方面看了，毓華，我們應該向好的方面多看點，你父親雖則是這樣一個可怕的人，但，我們應該使他漸漸好起來，做些有益公衆的事業纔對。

毓華 做有益公衆的事情，嘿，沒有那樣容易的事吧，我心裏真難受極了，今天我要在你的跟前把所有的積恨都吐了出來纔罷，等到我說完了之後，也許你會完全了解我

的。我雖是我父母親生的，可是我好像是個孤兒，我處在這樣華貴的一個家庭裏，却和在人間地獄裏一樣，我沒聽見過一次溫和的言語，和快樂的歡笑，這裏祇是些匆忙的神氣，狂亂的舉動，假裝的微笑，發生的事都是罪惡，許多來往的人，不是來送死的便是幫凶。像剛剛在這兒的兩個傢伙，也不知從那兒來的，但是我料得到他們又在合伙計算着別人的金錢了，一些被他們摧殘的人真可憐，真是殺人不見血，尤其經過我父親口述起來，越發使我心裏感受着非常的痛苦，因為每天吃晚飯的時候，當着客人和家裏人面前，他總是敘述着他的手段，看他那種幸災樂禍的神氣，那種兇手的冷笑，我真難受極了，幾年來我每次從馬路上走過，看見些戴孝的女人，看見些凍死餓死的人的時候，便忍不住對自己說：「這說不定是我們的罪過啊！」

楊偉明 你爲什麼這樣自尋煩惱呢？

毓華 並不是我尋煩惱，實在是我爸對人類太殘暴了，太可怕了。這樣，我難道沒有權利來批評他嗎？（楊偉明不作聲。）我所以要離開這所屋子的原故，因爲這裏面一塊磚，一根草無非是把人家的血淚換來的，現在你明白了吧？（楊偉明不響。）從前，我以爲我的父母拿我這樣一個女孩子不當什麼的，其實我錯了，他們正把我當作寶貝哩，我的父親做夢也夢見怎樣把我嫁出去，不是賣很高的價錢，便是訂很便宜的條

約，在他的投機事業裏，依照他的主顧的嗜好，時而把我當作甘餌，時而把我當作找頭，總要對他自己有益，在他的眼睛裏，我並不是一個人，只是他投機事業裏的一種貨品而已，有時候，他把我看得很賤，他的生意講妥之後，還把我加上，活像一個屠夫賣肉，稱了一斤肉給人家之後，還稍微加上一些碎肉，誰能担保他此刻不正在把我當作甘餌來引誘那兩個傢伙嗎？

楊偉明 毓華，你別太感情了，你何必單獨地責備你父親呢，爲了我們純潔的愛情，忘去了過去的一切吧。

毓華 我可以忘記的，如果要我忘記，我就可以忘記的，我早就告訴過你，我非但不一定反抗這種生活，還有承受這種生活的可能性，假使我沒有依靠，沒有了別人的友誼和鼓勵，匹馬單槍，雖說奮鬥，終久有疲倦的一天的，看見他們的榜樣，染到他們的習慣，要學壞了也不難，我在這種環境裏，看慣了羞恥的事情和罪惡的事情，不難一天一天的墮落，我的哥哥不就是這樣的墮落下去了嗎？我也儘可以不知不覺的跟着他們走呀，（低聲。）可是，我終於避免了，這可貴的一點點，全憑着一點反抗的豪氣和一點愛情。

楊偉明 是的，毓華，不過……

毓華 你看，所有到過我家裏來過的人，淫蕩的人也有，邪道的人也有，但是，我覺得還比我家裏的人好些。（哭。）

楊偉明 毓華，毓華！不要再說這些吧，你純潔的心情，要自由愛公平的熱誠，太使人可愛了，我的愛你也是爲了這些，剛纔我不願意走，也不過是爲了走之前應該想得週密點，你既不願在這兒久留，也好，我們走就是了，你要什麼時候走就什麼時候走，如果你要今天走，就走！

毓華 好的，就走，但是我們不要像做賊一樣偷偷摸摸的走，我們該在衆人面前，昂起頭來，定着心走！

楊偉明 好的。

毓華 我的偉明，這事讓我好好的去辦，我曉得你總有點顧忌，我是一無顧忌的，偉明，你到辦事室去吧，你要把所有的文件，帳冊都整理清楚，我不願意我父親在這上頭找得出一句話來罵你，（走過去抱着楊偉明。）我們離開了這裏，我們倆人在一塊兒的時候，我一定變得很快樂，你常常罵我愁眉不展，到那時候，你再也不會看見我蹙一蹙眉毛，那時候，你愛我，我愛你，將來你看，我們多麼幸福啊！

楊偉明 是的，我們將來一定很幸福，可是……

毓華 可是什麼，你沒有錢嗎？

楊偉明（難爲情。）現在，我有的，還可以用，到香港之後，我再想法子，總可以弄到一點錢的。

毓華 去吧，去吧，你整理好了等我就是了。

（楊偉明去後，毓華按鈴，周媽上。）

周媽（入。）小姐。

毓華 周媽，你替我預備一隻大箱子，把我的內衣，旗袍，大衣，我日常用的東西，都收拾一下。

周媽 是，是，小姐。（覺得很奇怪，停了一停，問。）小姐旅行去嗎？

毓華 不是。

周媽 那麼，小姐是要到什麼地方做事嗎？

毓華 不是，不過無論對誰，不許提我要走。

周媽 一定的，小姐。

毓華 去吧，（周媽下。）

（毓華剛要出去，顧大康和方克，張震入。）

顧大康 毓華，你爲什麼不和你媽媽同去。

毓華 沒有，我和楊先生談了一會兒。

顧大康 和楊偉明談？

毓華 是的。

顧大康 現在呢？他那兒去了？

毓華 他回辦公室去了。

顧大康 他是到這兒來找我的嗎？

毓華 不是的。

顧大康 那麼，他到這兒來幹什麼？

毓華 (半晌——很傲然地望着他父親。) 等一會兒你就曉得了。(她急步出)

顧大康 (眼送着毓華走了。) 怎麼一回事？怎麼一回事？(自打其額。) 這位漂亮小

姐，誰娶到她真是福氣不小，(向方克。) 你結過婚沒有？

方克 (向張震看看。) 唉！還沒有，

顧大康 (向張震。) 你呢？

張震 我也和他一樣。

顧大康 時來運來，這些都是小事情，我們還是來談正經事吧。

（一個男僕入。）

僕人 老爺，有人打電話來。

顧大康 誰打來的？

僕人 是報館裏打來的。

顧大康 巧得很，請你們稍微等一等，（向僕人。）你去泡點上等龍井來。

僕人 什麼龍井？是不是……

顧大康 飯桶！龍井茶，再拿些香烟來。

僕人 老爺，我沒有香烟櫃的鑰匙，這是太太——

顧大康 這是太太，這是太太，飯桶，你不好到太太那裏去拿嗎？

（僕下，顧大康從左門走出。）

張震 （十分煩躁，）今天早上，我的心裏不定得很，喂！你看顧小姐不錯吧，有這樣

一個太太真是豔福不小。

方克 好了好了，我們是來談生意的，不是來求婚的，老兄，放定心一點好不好，而且

我覺得和他合作有點靠不住，錢是要他拿出來的呀。

張震 這怕什麼，運輸的關係都在我們這方面呀，還怕他嗎？同這樣一個呆子合作，有什麼顧忌呢。

方克（指左門）不要說得這樣高聲，假使他是一個呆子，也不會賺了這麼多的錢了。

張震 不要把他看得那麼有手段，你看那說話的樣子就明白了。

方克 你不能這樣說，也許他是假痴假呆呢，你看他講他過去的事的時候，說得多麼有條理，多麼有口才，從此可以看出他辦事也一樣有手段的。

張震 也未盡然。

方克 你就是這樣糊塗，我實在怕你見着女人就色迷迷的，你聽我說，他這人對做生意，實在是個有本領的人，我們小心為第一，大家再商量一次吧。

張震（不耐煩地。）我們已商量第七次了。

方克 我們那張運米的通行證，無論如何不能交到他的手裏的，一到他手裏，那就糟了，他會把我們一脚踢開的。

張震 不過我們應該給他看，使他知道我們對於運米這件事，有特別本領。

方克 這樣很對，可是，資本全要他拿出來，也許連回佣他也要平分的。

張震 他那裏會想到這一層。

方克 個使惹到呢，

張震 你真太多慮了，反正到那邊地頭買貨是我們去弄，而且那邊的米行又是我們的人，我們可以說沒有回佣的。

方克 他又不是小孩子，人家是老於此道的，他什麼貨都囤，煤囉，油囉，這一點還不知道嗎，不過他到淪陷區買米的辦法還沒有，這是一筆肥生意，我們祇要把條件提得高一點就是了。

張震 對對！

方克 可是別給他看出我們在資本上一點兒辦法都沒有，如果他一看出來，那祇有拿在他手裏玩兒了。

張震 那他那裏會看出來呢。

方克 對不起，我所怕的就是這一點，我再向你提醒一句，他真像個魔王，哦，還有那些麵粉的問題呢。

張震 我想這問題暫時不要提起，要看這票米的生意怎麼樣。

方克 好罷。

張震 不過我們在贏餘分配上，千萬不要讓步。

方克 那當然，不過我怕你老兄這付軟弱糊塗勁兒，說到最後，他如果答應把小姐嫁給你做太太，什麼事都完了，可是我得警告你，千萬不要把我們拿到通行證的秘密告訴這老傢伙，那他的花頭可多呢。

張震 是了，曉得了，（半晌）喂，可是你也別嚕裏嚕蘇多說話，你一開口就氣煞人，好好的事情，常給你說得一塌糊塗。

方克 自然要說話囉，不說怎麼行呢。

張震 祇要不時時刻刻嚕蘇就是了，

方克 依你說，叫我做呆子，聽那老……

張震 住口，他來了。

（他們假裝着沒有談什麼的樣子，望着顧大康的照片，望着顧大康的照片，顧大康入，面有喜色。）
顧大康 （看着他們在看照片。）朋友，這是上海頂有名的光藝照相館放大的。等一等，（他把那兩盞反射燈放亮了，退後幾步。）看吧，你們以為如何？

方克 好極了，堂皇極了！

張震 而且很像。

顧大康 五百元，朋友！不錯吧？哦！茶泡來了，（僕人托着茶盤香烟進來）這龍井是新

從杭州帶來的，（對僕人）把門關上，我在這裏，無論誰來都不見，除非我兒子到家就讓他進來，（那僕人把門關好出去了）我們可以安安靜靜的談話了。朋友，請茶。

方克 這茶葉真不壞。

顧大康 頂上等的龍井，那還會壞嗎？好，我來聽聽你們的辦法了。

張震 不煩你老人家嗎？

顧大康 說吧，不在乎咬文嚼字，而且越簡單越好。（他躺在靠背椅上，頭仰着，腳蹺着）

張震 顧先生，這筆生意如果能成功的話，利息之大，真可驚人。

顧大康 我很知道，這些都不必談，我們還是簡潔了當的談談怎樣做法。

張震 現在的國米一包也運不到上海來，如果我們能包辦成功了，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顧大康 不要多說費話了，就是我們怎樣做法？

張震 我覺得很光榮，能和你顧先生來合作這件事……

顧大康 好了，好了，不必客氣了，還是直說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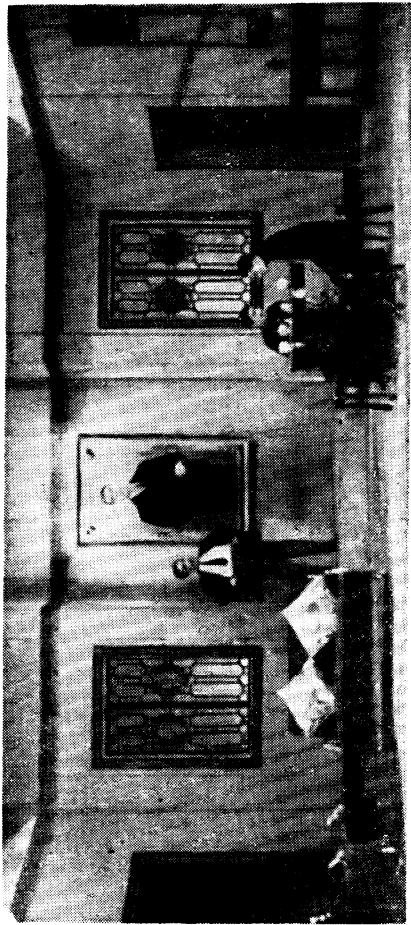
張震 而且這是包定賺錢的。

顧大康 也未必盡然吧，也許政局來個變動呢。

張震 當然，當然，和顧先生這樣內行的人做生意，是什麼都不用細談的。

第二幕舞台面

池寧設計



顧大康：說吧，你們預備用什麼條件來和我訂合同。

顧大康 用不着，用不着。

張震 而且，這是大家都明白的，到了青黃不接的時候，要什麼價錢就是什麼價錢。

顧大康 還是談做法吧。

張震 而且……

顧大康 談吧，你們有辦法把蘇錫大量的粳米運到上海我是知道的。但是，我不知道這些貨是否有把握在你們的手裏呢？

張震 我想先把那些行家告訴你，然後再談細目。

顧大康 祇要不是空中樓閣就好了。

張震 所有各關卡的通行證，和稅務機關，軍隊，我們都有辦法，資本也籌到相當的多，所以要和顧先生合作的原因，就是我們要想把整個上海的運米事業，都弄到我們手裏來，因此，我們需要最雄厚的資金，有了大資本，再加上我們的關係，這米業還不是在我們手裏嗎。

顧大康 那麼，你們的通行護照都打好了嗎？

張震（猶豫了一會。）那當然囉。

顧大康 我覺得有點奇怪。

方克 爲什麼？這裏面有什麼可怪的麼？

顧大康 你們既然萬事齊備，爲什麼不做起來呢？

張震 這就是說，我們預備更擴大的做。

顧大康 哦！更擴大的。

張震 對了。

顧大康 那你們是需要大量的資本囉。（冷笑。）好朋友，聽我說，我很感謝你們拿這樣好的機會來和我合作，但是，我每次做一筆生意，非得要求到贏利的保障，否則不輕易放用資金的。

（顧大康在他照片面前停了步，看着照片，反背着手，仰着頭，態度很狡猾，方克與張震，漸漸地應付不上來了，二人互相丟眼色，現出要互相諮詢的樣子，顧大康時而把兩只反射燈放亮，時而熄滅。）

張震 呃！呃！那當然，我們也希望顧先生在贏餘上是非常豐富的。我希望你能讓我們把贏利的情形，詳細的說下去。

（顧大康不做聲。）

方克 你老先生時時打斷我們的話，我們也不知說到什麼地方了。

張震（丟眼色與方克商量之後。）呃！我們希望能和顧先生訂定一張贏餘分配的詳細合同。

顧大康（很老練地。）那麼內容是怎麼說呢？

方克 假使能運到了這裏，已經有了一倍的贏餘，並且我們當然不願馬上脫手。

顧大康 那當然囉，三個月之後，三倍的價格絲毫不成問題。

張震 對了，對了。

顧大康 那麼你們方面有多少進胃呢？

張震 這……

顧大康（狡狴的笑）哦！朋友們，還是交給我來辦吧，你們倆算是我唯一的助理員了。

張震 這……我想我們還是先談妥了好，這些貨要經過幾條封鎖線的，而且那些軍人是

絲毫不客氣的，這事情並不容易辦。

顧大康 當然囉，可是沒有購匯資金，那還不是白費心機嗎，哈哈！

方克 那也不見得，我們這方面並不是少數呢。

顧大康 那好極了，實在，我也懶得參加這些買賣，祝你們發財，請吃茶，要加點熱開水嗎？

方克 不用，不用，（勢成僵局，大家無話可說，半晌。）

張震 顧先生，我們那裏少得了你老人家。我們不過想大家多弄點好處。

顧大康 話又說回來了嗎？

張震 你有一家報館，這是造輿論的利器。

顧大康 這何必說得。

張震 這些事靠着報紙幫忙的地方很多。

顧大康 靠着大量的資本更加要緊，孩子們聽我說吧，老實講，我做生意素來忠厚正直，不過我很懂得人家的計算，要想在我面前占多大的便宜，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你們何必吞吞吐吐呢，徒然化費很多時間。

張震 對不起，對不起。

顧大康 說吧，這件事，你們預備用什麼條件來和我訂合同？

方克 在贏餘方面我們該對分，還有沿途的費用是要……

顧大康 哦！不錯，你們到想得如意，我到要想想這種生意是否比之於別種……

張震 這當然要比任何生意強得多了。

顧大康 告訴你們，如果這次用得到我的錢的話，第一，關於買賣事項，應由我一人支

配，第二，這些資本應另付利息，第三你們祇管運輸事務，不能來干涉我，最後，在贏餘項下，分給你們二成紅利，算是你們找到各方輸運關係的酬勞。

方克 但是，這是由我們這方面計劃的呀。

顧大康 也好，那就不用我拿出錢來了。

張震 我們不能接受這樣的條件。

方克 這樣一來，我們還不是落空！

顧大康 朋友們，要發財是要慢慢來的，沒有一跳就跳上山的。

方克 顧先生，我們很尊重資本的權利，但是我們活動通行證的權利呢，資本不能把一切的權利都佔了呀。

顧大康（裝做好好先生的樣子。）好朋友，反正還沒做呢，那麼，把我們所談的一切都作為罷論吧，算是我們不曾提過，什麼話都不必多說了，生意上有成有不成，這是常見的情形，（走來走去，半晌。）唔！明天去看看新川洋行的白川先生談談到不壞，這到是一個包辦運輸的好機會。

張震（沮喪。）我希望大家考慮考慮再說吧。

顧大康 考慮有什麼好處呢。大家放手吧，不願意的事情，千萬不要做。

(一僕人入。)

僕人 大少爺回來了。

顧大康 叫他等一等，我有話和他說。(僕出)

(方克和張震很沮喪的樣子，預備出去。)

張震 好，那麼……話是這樣說了，讓我們再考慮考慮。

顧大康 聽憑尊便。

方克 我想和顧先生合作是不成問題的，我們再計算計算利益。

顧大康 對了。

方克 我的意思就是說，我們在利益項下，再互相讓步點……

顧大康 好朋友，如果再多談這個，也許你們要越談越吃虧的。如果你們在考慮之後，

還願意合作的話……

方克 當然……不過……

顧大康 不過，要依照我的條件，訂立一個草合同，大家簽上字，將來訂立正式合同的時候，我還要提出幾條附帶的條件，(方克和張震嚇了一跳，)哦！那不過是些不關

重要的小事情。

張震 那麼，我們等一會再商量吧。

顧大康 (送二人到門口。) 你們爲什麼這樣不高興呀，我幫你們發財呢，高興點吧，去計算計算，等一會兒我在這兒等你們。

(顧芹生入，年輕瘦弱，顯得是一個生活不上正軌的人。穿了一身極漂亮的西裝。)

顧大康 (很高興的迎上去。) 哦！你回來了。

顧芹生 爸爸……

顧大康 你的臉色爲什麼這樣不好看？抬起頭來讓我看一看，有什麼不如意的事情嗎？

顧芹生 (搖搖頭。) 唉……

顧大康 又是什麼女人的事吧？

顧芹生 沒有的事。

顧大康 那爲什麼呢？爲了錢嗎？

顧芹生 可以說是的。

顧大康 做什麼？有多大的數目。

顧芹生 相當大的數目。

顧大康 最近要用麼？

顧芹生 對了。

顧大康 (坐下來。) 來，坐下來講給我聽，爲什麼要這些錢，多少數目？

顧芹生 (坐。) 二十萬。

顧大康 (嚇了一跳。) 你說什麼？

顧芹生 (冷冷地，一字一字都咬得很清楚。) 二十萬元。

顧大康 怎麼？你要二十萬塊錢用，這樣大的數目？

顧芹生 爸爸，這數目在你並不算大呀！

顧大康 什麼，在我並不算大，誰有二十萬元現款放在手頭隨時移動的？你要錢，也應該

預先通知我一下呀。

顧芹生 這是我明天一定要用的，過了明天就完了。

顧大康 明天，明天，說起來何等容易，沒有法子挪後幾天嗎？

顧芹生 沒有法子，這是有關名譽的一筆款子。

顧大康 名譽，名譽，什麼鬼名譽，有金錢的地方就沒有名譽。

顧芹生 我倒不能這樣子。

顧大康 你倒不能這樣子？真奇怪，說吧，到底怎麼一回事，這筆錢是不是可以不付，或者分期付。

顧芹生 一定不能的。

顧大康 一定不能的？（沈思了半晌。）唔，我到很願意給你二十萬，可是有一層，我要你再替我賺回來。

顧芹生 我能够嗎？

顧大康 你當然能够——唉！我今天早上辦了許多事情，攪得頭昏腦脹……（站起來）等一回我還有樁很重要的事情，同那李士奇辦交涉，我們吃過飯再談吧。

顧芹生 我的錢呢？

顧大康 決無問題，（掏出錶來看。）時候多着呢。

顧芹生 可是要在六點鐘之前呢。

顧大康 包你六點鐘之前，可是你千萬不要向你母親提起半個字，她會在我跟前埋怨個十天半月的。

顧芹生 曉得。

幕下

第三幕

——同日午飯後——

景：顧大康的辦事室，右面有一門通客廳，另有一較小的門，後面是長窗，窗外面爲走廊，從這裏可以看出花園裏的假山和花樹。

室中央放置一張很精緻的大寫字台，台上陳設着幾樣裝飾品和文具，後面有一張皮製的大轉椅，另外還有幾件桌椅排列着，這些傢具都是很華麗的。

幕啓時，顧大康坐在寫字椅上簽一張支票，他的兒子顧芹生站在窗戶邊吸着一支香烟。

顧大康（從冊子上扯下一張支票交給芹生。）拿去吧。

顧芹生（接過支票，仔細看過。）謝謝。（他從容把那支票摺好放進鈔票夾子裏。）

顧大康 芹生，你該曉得，錢的來處不易，今後如果你還是這樣瞎用的話，你爸爸的錢也會用光的了。

顧芹生（微笑，若無其事的。）哦！

顧大康 這不過告訴告訴你，（停了一停，沉思。）喂，你告訴我，你和周家的那位公子

還像從前那樣要好麼？

顧芹生 誰！那一個？

顧大康 就是那過去財政部司長周平庵先生的公子呀。

顧芹生 周嘉德嗎？（不在意地。）這次我們同船回上海的。

顧大康 怎麼樣？還不錯嗎？

顧芹生 還不是同別人一樣，不過，很時髦。

顧大康 周平庵現在很窘，是不是？

顧芹生 是的，有人這樣說。

顧大康 他們的排場到不壞呀，不是嗎？

顧芹生 排場，可不是，做過官的到底有個官樣兒。

顧大康 但是，沒有錢。

顧芹生 沒有錢就不能時髦嗎？

顧大康 對了，愈窮愈得有排場，（半響）我有件事要向你說，我調查周平庵又要做官了。

顧芹生 呀！……周嘉德對我沒有提起半個字。

顧大康 但是，我已經曉得了。

顧芹生 正好，這樣一來，他家裏可以大翻一翻身了。

顧大康 唔，也是吧，……中飯的時候你所看見的那兩個傻瓜，正同我在談一個條約，預備合做一件大的買賣，我需要……

顧芹生 我看他們並沒有什麼道理。

顧大康 話不是這樣講，你這孩子就不懂事了。我需要人家幫忙，你知道，我這次的調查如果屬實，祇要有辦法請他幫點忙，這裏頭就有幾千萬的出入。（顧芹生吹着口哨，滿不在乎。）

顧芹生 那是多麻煩的事。

顧大康 也許，不過，如果弄得好，我可以增加一倍的家產，（顧芹生不免露出關心的樣子）真的，我想用什麼法子來拉攏他們。

顧芹生 不過，周平庵也不見得有什麼能耐吧。

顧大康 是的，不錯，不過我想走門路總得要走幾個，（停了一停。）你知道周嘉德在他老子面前講話還有力量嗎？

顧芹生 這個我倒不曉得，但是，一個人，如果好好用些手段，同老子說話總有力量的。

顧大康 哈哈！你想要說我嗎？

顧芹生 那到不，爸爸和別人不同，是要願意做的事情纔肯做呢。

顧大康 是的，是的，你現在有二十萬在袋子裏儘可以譏笑我了！……說吧，你和周公子究竟如何。

顧芹生 還不是平常朋友。

顧大康 好，那麼明天你把他帶到我寫字間去，我們三個人一塊兒吃中飯，一塊兒談談。

顧芹生 （半響）這個……這個恐怕不容易。

顧大康 爲什麼？

顧芹生 我想周嘉德原是一個容易接近的人，但是他很驕傲，非常考究形式。

顧大康 他要什麼形式我就給他什麼形式好了，大菜也好，酒席也好……

顧芹生 我恐怕他不很高興同你相會……

顧大康 什麼緣故？

顧芹生 這個很難說得出來，他好像瞧不起那班鬼頭鬼腦的商人。

顧大康 什麼？胡說，我鬼頭鬼腦，你放什麼屁。

顧芹生 說你壞話的人多着呢，我在俱樂部裏天天撞着人家講你的故事。

顧大康 我的故事？我有什麼事好給人家講的。關於女人的事，是不是？

顧芹生 這到不大清楚，你的故事，在我看來到無所謂，可是有些人並不滿意你。

顧大康 嘿！這些混帳東西，我看也不要看他們。

顧芹生 不過，我和周嘉德的愛人到還不錯。

顧大康 是誰？

顧芹生 這女人你不認得的，很不錯，相當漂亮，而且，他對嘉德很有權威……

顧大康 （很注意地聽。）哦！

顧芹生 她是蘇州人，又能說一口很好的廣東話，有時候假裝北平人到也很像。

顧大康 （聽了半天，毫無所得）這女人有什麼道理，女人本來是好的，但是除了會談情

說愛之外，真是耍不得，我提防她們像提防虎列拉一樣，生意裏頭可要不得女人的。

顧芹生 你錯了，爸爸！實在說起來，女人專為做生意好用的。

顧大康 怎麼？難道用她們做暗線嗎？

顧芹生 （非常冷淡。）是吧，正可以這樣一用。

顧大康 （注視他的兒子，現出讚賞的神氣。）呃！……（重新考慮。）不行，不行，我

要自己出面去談這件事。

顧芹生 你如果不信任我，那麼……

顧大康 傻孩子，假使我信不過你，我肯叫你來參與這件事情嗎？

（一僕人入。）

僕人 李士奇先生來了。老爺要不要接見他。

顧大康 （看錶。）兩點，這傢伙到很守時刻，（向僕人。）你去請李先生等一等。（向

芹生。）你在這兒一塊兒談談。

顧芹生 我不高興，（顧大康丟眼色給僕人，僕出。）

顧大康 這位老先生讓他在外廳等一等，我到沒有什麼過意不去，他到很守時刻。（向芹

生。）那麼，明天一點鐘，你帶周嘉德來見我好不好？

顧芹生 好吧，我盡我的力量去做就是了。

顧大康 沒有什麼盡不盡力量，事情一定要辦到的。

顧芹生 （靜了一靜，然後皮着臉說。）你答應給我多少？

顧大康 噢；這是你幫你老子的忙呀。

顧芹生 這場生意成功之後，家產不是增加了一倍麼？那麼，給我花的也得增加一倍囉。

顧大康 你真沒有良心，說出這樣的話來，我問你，我幾時和你算過帳的。

顧芹生 好吧，那麼我走了。

顧大康 你現在到什麼地方去。

顧芹生 去我們的俱樂部呀，周嘉德他們都在那裏等我呢。等一會還得到百樂門。

顧大康 還是開你自己的車子去麼？小心點兒，不要開得太快了。

顧芹生 那當然，不過我不把風頭出足，也不能顯出你爸爸的威風來呀。（從桌上燃了一支紙烟，搖着身子，走出。）

（顧大康一面沉思，一面走來走去……再走到寫字台前，翻開一本帳簿，看了一眼，按鈴，僕人引李士奇上。）

顧大康 （迎上去。）李先生，久違久違。

李士奇 （衣服華貴，很顯出一位老政客的樣子。）久違久違。

顧大康 累你在外廳久等，抱歉抱歉。

李士奇 說那裏話，沒有關係。

顧大康 請坐，請坐。

李士奇 多謝，（坐下。）

顧大康 請吸一支香烟吧，（李士奇拱手謝絕。）那麼喝杯清茶吧，（要走去按鈴，李士奇止住。）

李士奇 不要，不要，我什麼都不要，你不用客氣。

顧大康 （走到寫字椅裏坐着）真是，我們住得這樣靠近，不常常走動走動，太可惜了。

李士奇 是呀，說起來又沒有什麼事，可是每天東亂一陣，西亂一陣，身體好像一點兒自由都沒有。

顧大康 哦！（看着他那似乎很高貴的樣子發呆。）

李士奇 而且，最近送我的兒子到美國去留學，又忙了一陣，所以很少有機會來問候您。

顧大康 我們大家是自己朋友，何必客氣。

李士奇 顧先生，我今天能看見你，心裏非常快樂……（半響。）……呃！非常快樂……

（又半響。）呃！此外……

顧大康 我也很高興。

李士奇 我這次來，想和你商量一件事，一件緊急的事。

顧大康 李先生，祇要鄙人能力所及，沒有不遵命的。

李士奇 事情是這樣的，我家鄉的地租，和政府方面的……

顧大康 我知道……我知道……

李士奇 都弄得不好……我帳房寫信給我，說今年又是最困難的一年了。

顧大康 當然囉，這是什麼年頭兒。

李士奇 您也以爲是這樣嗎？我正顧慮到這一層，這是我大損失，弄得我十分麻煩，恰巧我緊要的債又到期了，錢路很不活動，是的，我很爲難……所以……所以特地跑到府上來，請您老人家再借二十萬。

顧大康 這個，這個我們看吧，李先生，我們看吧。

李士奇 假使您肯救急，哦！顧先生，我不知道怎樣感謝您呢。

顧大康 呃！巧得很，（我這裏恰巧放着您先生的帳簿，我們看一看吧。（很快地檢查帳簿。）有兩次的本錢是二十萬，另有一次是二十五萬，一共是六十五萬，依照二分生息，前期後期，連本帶利，一共該有了六十七萬五千多了，對不對？

李士奇 很對，很對。

顧大康 所以……所以（抬頭望着天花板，像是做禱告的樣子。）這一次非常抱歉，真是抱歉得很，我不能再借了。

李士奇 你拒絕我嗎？

顧大康 抱歉得很，但我也沒有辦法呀。

李士奇 但是，一切保證的東西，我都帶來了。

顧大康 (有點不相信。) 抵押品嗎？還有嗎？

李士奇 好的多着呢，怎麼樣？

顧大康 但是，你的借款已超過你的家產了。

李士奇 對不起，你想錯了。

顧大康 你的田地又在無錫鄉下，誰能担保那些產業將來還是你的，上海的地皮呢，又沒有資金在上面造屋，如果我能在這些地上造些大房子起來，呃，租金到也不壞。

李士奇 什麼？你造房子？

顧大康 不過這些都是抵押品了。

李士奇 但是，先生，我可以給你別的保證品，就是說我的身份地位……

顧大康 您的身份地位，我曉得。當然，一個政府委員，而且將來還有高官的希望，我非
常尊敬您，不過，在生意上面，這很難算錢……

李士奇 而且，打仗完結之後，我還可以……

顧大康 唔……

李士奇 那決不落空的。

顧大康 將來的事，那麼久的時間。

李士奇（有幾分懊喪，但是還不失了身份。）好吧，既然是這麼說法，我不得已，只好告別了。（站起來。）

顧大康 李先生，請再坐一會兒。

李士奇 但是……

顧大康 請坐，請坐，（李士奇坐，靜了一會。）李先生，我們這樣好的朋友，當然在能力所及裏總得要互相幫忙的，我看你現在弄到這樣我很願意能把你扶起來，不過……

李士奇（很注意地聽着。）不過什麼？

顧大康 不過老實和你說，照你現在的借款來說：你已經是破產了。

李士奇（假作鎮靜。）不要說不吉利的話，顧先生，這不過是你神經過敏罷了。

顧大康 這又何必呢，在我們老朋友之間，也用不着隱瞞的，我對於你是比我自己還要熟

悉得多了。

李士奇（很窘。）你的話有的地方還不錯，可是並不像你所說的毫無辦法呀。

顧大康 怎麼不是呢，李先生，我們還是談正經事吧。（有幾分嘲笑的神氣。）實在，你在上海的這幾塊好地皮，很有用處，而且在這種好機會之下，（李士奇有些不安。）

真的，我大有這種企圖，（停了一停，再把帳冊打開在面前。）這種企圖明天就可

以成爲事實，（狠心地。）假使我存心要的話，那是毫無阻礙，（又轉爲好情好意地。）但是，我很尊敬您，我不願這樣幹，不然，我們大家心裏都不舒服，可是，我們不能找到一種互相諒解的方法，一種和平解決的方法。

李士奇（很謹慎，不輕易入圈套。）我極願意。

顧大康 不過，這全在您了。

李士奇 您的方法是怎麼樣呢？

顧大康 我有極好的計劃。

李士奇 什麼計劃呢？

顧大康 呃，您是一個正人君子，一個忠心國家的上等人，但是識時務者爲俊傑，你就少了這一點兒。

李士奇（還是故意作態地。）我們有我們的身分地位，這種身分地位也就是光榮。

顧大康 可是這是在上海呢，朋友！

李士奇（作態如前。）不過也得要看看這個人過去的榮譽，再講別的。

顧大康 嘿！榮譽並不值一個大錢。

李士奇 顧先生，你說什麼？

顧大康 沒有說什麼，對不起，我剛想起我的兒子，恰巧我說了那麼一句話，並不是說您先生。

李士奇 (有幾分傲慢。) 自然，在政治上，在信仰上我有我不可動搖的信念。

顧大康 我是說生意上的事情。

李士奇 哦！生意上的事情，你剛纔說什麼計劃呢？

顧大康 唉！李先生，剛纔您說了些什麼身份，名譽，信仰這些大字眼，到把我弄得灰心了，自然囉，關於名譽，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怕你我不同，所以，我看，我們還是不談了吧。

李士奇 說總是要說的。

顧大康 說有什麼用處呢？

李士奇 怎麼，有什麼天不了的情形嗎？

顧大康 這也是一票生意。

李士奇 我們談吧，好不好都不要緊。

顧大康 好，那麼，李先生，既然您要我說(半響。)我不是一個外交家，我不會委婉地吞吞吐吐的說，我生平不會鬼鬼祟祟。我說話就是開門見山，三言兩語就完了，李先

生，您有的是從前在政府裏的地位，我有的是錢，並且您還有一個窮兒子，我又有一個有財富的女兒，我們不妨來合作一下，做一票投機生意。

李士奇（站起來。）你說什麼？

顧大康 我是說我們不妨用我的財富，你的地位來乘這新政府成立的機會活動一下，而且我們又成了親家，至於你欠我的六十七萬塊錢也不用還我了。你那些財物仍舊歸你，（停一停。）請坐，請坐，這並不是我這個小生意人想乘機升官發財，也不過爲了我們大家的利益。

李士奇（自語。）這是不可能的。（半響。）你不考慮一下子嗎？

顧大康 對不起，我考慮得很週到的，這樣做，對於我們雙方都有很大好處，我拿出一票本錢來，也不過是將本求利，大家樂得快快活活。

李士奇 什麼？這也算是一種買賣嗎？

顧大康 對了，這也是一種生意。

李士奇 這你不是把我在做你本錢的傀儡嗎？

顧大康 唉！你又拿大字眼來嚇我了，我那裏可以叫你做我的傀儡呢！李先生，我不過也是爲了你，爲了要幫你解決目前的困難。你想，如果你所有的債主來向你逼一逼，你

馬上無路可走，打官司囉拍賣產業囉，你這樣一個堂堂的老官員，也得要上法庭，當衆出醜，何苦呢，做人總得看事行事，揀最便當的路走，這樣，到頭來總有好處的。

李士奇 什麼話，你說的是什麼話！

顧大康 我的李老先生！你別那麼性急，聽我說，這些事並不怎樣希奇，你既有這樣堂堂的一塊大招牌，爲什麼攔在那兒發霉，這不能同我比，人家就不相信我，我這樣資格，又不是什麼委員，別人就不會要我做大官，你呢，你就不同了，他們正要的就是你這樣的人，朱家義不又是中央委員兼司法部秘書了麼，你爲什麼要守在這勞什子的上海呢？你有這樣好的本錢，爲什麼不能將本求利呢？

李士奇 （有點被其所動，至少他感覺財產權已握在他的手裏。有些受到威脅的樣子。）
但是，我的地位，而且……

顧大康 是的，我很曉得，一個人不一定是每一件事都是有意去做的，在偶然的機會下，也不妨試一下，況且這並不是壞事呀，主席先生也是你們一塊兒的人呀，何況人還有意料不到的境遇，生活的需要，往往把人們的意志改變了的，最不願意的事變成最願意做的，李先生，假使你願意聽我的勸告。我們兩個人都有好處，當然，這些事情總得大大的用去些交際費，這當然是我的，要多少有多少，將來總有法子可以撈回來。

老兄，這並不是一種壞買賣呢。

李士奇（顯然有些被窒息的樣子）呀！

顧大康 再說你如果不這樣做，馬上你會破產！

李士奇 破產？（神經激動有些不能自主。）

顧大康 你看，我爲着你的事情是多擔心，這件事如果成功之後，我們又是親家，那是多

好的事，我們聯合起來，一塊兒去發展事業，什麼都能做，我不是說要你在新政府裏

給我做什麼幌子，我們不過相互多幫點忙，將來弄到手的，也是利益均沾，而且我的

兒子，還可以……

李士奇 你的兒子。

顧大康 對了，我的兒子很不壞，他懂得現代交際，美國舞，日本舞樣樣都精，而且和周

平庵公子又是好朋友，周平庵你是知道的，他也是新近要去上任的，將來我們都是自

家人！……（停了一停。）我的兒子真是你的一個好幫手。

李士奇（掙扎似的站了起來。）我不能，我不能，你簡直是叫我出賣良心，你要利用我

在政治上的地位，你好大的野心。

顧大康（冷然地。）那麼，也好吧，好話不聽，你偏要和你自己爲難，我也沒有什麼話

好說了，反正我有你的抵押品，六十七萬是會到我手裏來的。

李士奇（當顧大康提到抵押品和錢的時候。馬上一驚，立刻畏縮起來。）但是，顧先生，你不能讓我考慮考慮麼，你知道，那種組織，是不正當的麼，從前，我雖然和他們是一塊兒的人，可是在政見上……

顧大康 政見嗎？哦！那不過騙騙小孩子的，在我看來是一錢不值的，李先生，難道你主張的什麼政見可以換到六十七萬嗎？而且還有今後的呢？

李士奇（有些動搖。）也許吧，可是一個人是應該要忠於他的信仰的。而且，我不能幫助異族來凌辱我們的同胞呀，這些叫我怎麼能下手去做呢？

顧大康 你完全弄錯我的意思了，我們這是做生意呀，（他站起來，興高采烈地走來走去。）你假使要保全或者要再增多你的家產，就不得不這樣做了。

李士奇 這樣說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顧大康 你能說這些光棍拼命喊着打，打，長期的打仗，打到底還不是大家都變了光棍嗎？對你我這些人有什麼好處呢？

李士奇 這話也許是對的，不過我們總得有辦法不會使這些光棍去把持政權的。我們有我們的力量，將來還是可以恢復我們光榮的地位的。

顧大康 那就太說不上了，你想有錢的人大家都不上那個當了，我們祇希望和平下來，保住了這份財富，而且還可以乘這機會多撈幾個，保住了錢，還不是將來要怎麼樣就怎麼樣，大家打了個光棍結底，那纔真不是生意經呢。

李士奇 （實在有點說不出的不安情況。）我從前到不知道你有這樣好的口才。

顧大康 （自命得意的。）也沒有什麼，不過我覺得清楚點就是了。現在那一個大銀行家，那一個大廠主，那一個做高等買賣的人，不在那兒主張不打仗，要打的都是那些光棍窮光蛋，毛頭小伙子，他們懂得什麼，沒飯吃也是活該。

李士奇 （全爲金錢力量所動，而且顧大康這一些莫明其妙的話，大有與他頑固理論配合的地方。）那當然，無論那裏，都是要錢來撐持的。

顧大康 偉大，偉大，世界上祇有一樣東西可以操縱自如，這就是「錢」，俗話說「有錢可使鬼推磨。」真不錯，在別人看起來，我們做生意的是強盜，是土匪，故意在那裏投機操縱，可是他們不曉得這裏面有雙重意義，一方面是爲國家造財富，多有幾個有錢的人，國家自然可富點，另外一方面還是在給市民調濟消耗品，假使米糧之類的東西都在賤價的時候賣光了，到了青黃不接的時候，那不是要鬧飢荒麼，可是他們一點都不懂，一點兒都不懂。

李士奇（似乎又有點正義的餘念。）不過，在政治上，在國家的治理上，你這些話總有點不大妥當。

顧大康 好吧，好吧，我們把話說回來吧，你願意不願意和我合伙來做這種買賣，假使你不願意呢，我還好去找別人，並且我還多了六十七萬的開辦費，如果你高興的話，我們今天就得開始，在我的報紙上，馬上可以給你大吹起來了。（士奇正想說話。）不過，我希望你不要回答我是個『不』字。

李士奇 你真能答應我算清了帳，和還清了債嗎？

顧大康 不但如此，如果我們今後事做得得心應手的話，我還得陪我女兒一份大的嫁裝。李士奇 不過，我總有些感覺到這並不是一條正路。

顧大康 我是知道你是怕社會的輿論，認爲你這樣一個堂堂人物，不能讓人來辱罵，其實，這並不是什麼可恥的事，而且，有了錢還怕什麼，輿論照樣可以用錢來買，我們這些有錢的人都走向一邊來了，看他們還有什麼能爲。

李士奇（全被征服了。）話雖不錯……

顧大康 『話雖不錯』就好了，我們再來談談兒女的親事吧，當然，你總希望和你媳婦兒的父親的手拉得很緊的，將來一個在裏，一個在外，裏應外合，就會萬事如意了，你

的兒子一定會滿意這頭親事的，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爲呢，不過你放心，我決不會把這些事的內幕告訴別人。

李士奇 好吧，讓我明天告訴你吧。

顧大康 君子一言爲定，今天難得碰到我這樣好的興緻，我們就這樣決定了。

李士奇 這是一件大事，而且還有我兒子的親事。

顧大康 （打斷他的話，強有力的。）除了奉還一切抵押品之外，不用說，我還再給你二十萬，還有一切運動交際費用都包在我身上，這些本錢是不得下的，（寂靜了一回，李士奇站着低了頭，眼怔怔地望着房子的一角。）李先生，我想叫我的內人和女兒來見見您，順便您可以向我內人提起結親的事。

李士奇 （不加可否地）好吧。

（顧大康按鈴，一僕人入。）

顧大康 告訴小姐和太太，說李士奇李委員在這兒，請她們來談談。

（僕出，李士奇坐下，眼睛呆定，顧大康在室內踱來踱去。）

（顧太太和毓華進來，一看室中情形，便知道有些不快意的事，她們一進來，李士奇就站了起來。向她們施禮，顧大康面有得意之色。）

顧大康 大家請坐，讓我報告一個可喜的消息，李委員馬上又要升官了。

顧太太 （半信半疑。）真的麼？李先生。

李士奇 （無可奈何地。）或許可能，現在不過說說罷了。

（毓華不高興的看了他們。）

顧大康 並且還得宣佈一件喜事，不過這樣一來，我們兩家都省了很多事情，反正現在是非
常時期，事情越簡單越好，我們兩個已經談妥了不用媒人的親事。（看了一看李士
奇。）

顧太太 什麼，你說些什麼？

李士奇 是的，顧太太，我很抱歉，我能爲我兒子討這樣一頭好親事，是再好沒有的了。

（毓華突特站了起來，用非常鄙薄的眼光看她父親。顧太太也被這突如其來的事
弄得莫明其妙。）

顧大康 聽了沒有，傻婆子，不要快活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哦！（看了毓華一眼。）現

在是文明時代，婚姻也要徵求本人同意的。是麼，毓華？你也覺得李公子不壞吧？

毓華 也許是吧，可是我不能答應這件婚事。

顧大康 什麼，你不答應？

毓華 是的。

顧大康 傻孩子，你懂得什麼，父親給你做的事還有壞的嗎，而且，這裏面……

毓華 請你不要說下去了，爸爸，我想這種終身大事，至少是要得到本人同意的。

顧大康 笑話，笑話，（向李士奇。）她不過一時沒有想得通，我想回頭就會答應的。

毓華 （越說越硬。）我說我不答應，不答應就不答應，還有什麼好說的。

顧大康 什麼！你瘋了！

毓華 本來我到不會當着客人的面前這樣的，可是你非逼着我說不可，我祇好說了，婚

姻是我自己的事，誰也不能來干涉我。

顧大康 不能干涉你，我是你的父親，我既答應了人家，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毓華 不行，不行，絕對不行，我不能够。

顧大康 你不能够，那爲什麼？

毓華 我不能在這裏告訴你。

顧大康 （威嚇地，）爲什麼？爲什麼？

毓華 （爽直坦白地。）你真的要我說嗎？

顧大康 當然。

毓華 好吧，我告訴你們，我有我心目中的人。

（衆皆愕然。）

顧大康 什麼？什麼？你說的什麼話？（走到他女兒面前，威嚇她。）你敢再說，在你父親面前你敢說。

毓華 我要說，我有一個愛人，一個愛人，我要說一千次！

顧大康 （威嚇不生效力，變了語調，騙她。）我的乖孩子，我知道你是在騙我們，你不過想引我們笑一笑，好，你快說，你剛纔講的話不是真的。

毓華 是真的，這是我選中了的人，我愛他，他是我的，他不附屬於那一場生意裏的，也不是找頭，李先生，恕我很放肆，這是我父親逼了我說出來的。

顧大康 （向他的妻子。）你爲什麼一句話不說，你看你像一座石碑似的坐在這兒，你不好叫他不開口嗎？

顧太太 你叫我怎樣說呢，天啊！

顧大康 那麼，是真的了？

顧太太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顧大康 （在室中走動，排擠着那些傢具。）我的女兒瘋了，我的妻子也瘋了，兩個都瘋

了。（李士奇站起來，顧大康走上去。）不過，李先生，我們就這樣說定了。

李士奇 我此刻只好告退了。

顧大康 好吧，在明天我們就可以着手辦理了，關於親事我自有辦法，我會處置這事的。

我見得多做得多了，其實我高興怎樣就怎樣，還有什麼話好說的。

李士奇 那麼，再見吧。

顧大康 （拉住他。）就是這樣了，二十萬，一切都照這樣的辦法。

李士奇 （忽然振作起來。）好吧，不過我還得算算我的價值到底值多少呢。

顧大康 哦！

李士奇 也許別人還可以給我更多的呢？再見罷，反正有時間談呢，明天我等你。（出。）

顧大康 （捏拳向李士奇走出去的門）流氓！（回過頭來看看毓華。）現在輪到和你談談

了。（走到毓華面前挺立着用最嚴厲威嚇的聲音）跪下來，在客人面前竟這樣大胆的

反抗你的父親，告訴你，在這屋子裏誰都得聽我的命令，先給我跪下來，然後，給我

滾出去。（他很粗野地握着她的手臂，強迫她跪下，可是毓華抵抗，終於脫了身。）

毓華 你放心吧，我一定要走的，但是你不要以為是你趕我走的，我走，是我自己甘心

要走的，用我來做你發財的工具，不可能的，這種事情，祇有使我早走。

第三幕舞台面

池 寧設計



李士奇：好吧，不過我還得算算我的價值
到底值多少呢。

顧大康 上學校，讀書，給你弄出這樣一個樣兒來了，這還像是我的女兒麼。

毓華 請你不要扯到那些上面，讀書，並不能使我走，你什麼時候拿我當女兒看待的

我們從來沒有交談過十句以上的話，其實，同你說話又有什麼用處呢，你所說的話只有使我聽了難受。

顧大康 是的，是的，你瞧不起我這種做生意的父親，可是，你也瞧不起錢吧。

毓華 我問你要過錢嗎？錢！凡是你的東西，我都不願意要……

顧太太 （不知如何是好。）毓華！毓華！這是你的父親呀。

顧大康 嘿！誰把你養大的？誰給你飯吃的？誰教育你的？

顧太太 大康，平平氣好不好？

顧大康 （仍向毓華。）你的衣服從那兒來的？還有那些化妝品？

毓華 自從我懂事之後，自從我知道這份兒財產的來源之後，什麼化妝品，我早不用

了，因為這些東西會弄壞我的皮膚……這一家所有一切的东西，不是人骨頭便是眼淚，真是強盜……

顧太太 住口，孩子，你怎麼啦？

顧大康 好大的胆子，你竟敢這樣說？

毓華 有什麼不能說的，我的良心並沒有什麼不安。

顧大康 還有什麼愛人，真太豈有此理了。

毓華 這有什麼希奇呢，我高興跟誰就跟誰，總比賣身好些，總比放在生意上做贈品好些。

顧大康 （氣極。）放屁，你敢再胡說，嘿！你這樣的人，我不知制服過多少呢。

毓華 對於我，你有什麼法子呢？

顧大康 沒有法子嗎？

顧太太 大康！饒了她吧！

顧大康 饒了她，就是你這沒用的貨色，管教出來這樣的女兒，還是少開口。（再向毓華。）我問你，你在什麼地方找着這個男人的！

毓華 等一會兒你們就會知道的。

顧大康 什麼，叫我等，我受你的命令嗎？我偏要你說，他叫什麼名字？

毓華 （走向花園的窗口。向外叫喊。）偉明！偉明！

顧大康 （很詫異）那一個偉明？楊偉明嗎？噯呀，怎麼有這樣的事情，你真的瘋了嗎？

顧太太 我也猜想是他呢。

(楊偉明匆匆進來。)

顧大康 是你，是你！是你嗎？(楊偉明不作聲。)好，你們用的好毒辣的手段，(走向

楊偉明，磨拳擦掌。)混蛋，你這混蛋。(毓華從中攔住。)

楊偉明 (鎮靜而強硬)請放尊重點顧先生！我預先向你聲明，我不許你有粗暴的舉動！

顧大康 (很粗暴的聲音。)什麼？混蛋，你竟教訓起我來了，你這強盜，你難道想在我

女兒身上賺點什麼油水麼，我老實告訴你，別在那兒做夢了。

楊偉明 沒有人想要你這種造孽的錢，

毓華 嘿……

顧大康 手段到還不錯，看中了我顧大康一筆大財產，呃，不錯，可是我一個小錢邊兒也不會給你們的，你打算錯了。

楊偉明 先生你錯了，我並不會打算什麼，而且就是毓華也不會來想你什麼家產的。

毓華 我出世以來就恨透了這勞什子了。

顧大康 我巴不得，這種不要臉的賤貨，還配得上得我的家產嗎？不但家產，我一個銅子兒也不會給。

毓華 很好。

顧大康 就是你們將來窮了餓倒在我的門口，也別想……

毓華 窮！我正想過些窮日子來給你看看呢，我就是無路可走，也不會來求教你爸爸。

顧大康 （暴嘯。）但是我有權力，我不允許你們。

楊偉明 先生，我希望你考慮再說話。

顧大康 （特然又轉換了一種態度。）我看你到是個聰明人，她是一個不知人世的毛丫頭，你想想看，你出去幹什麼呢？

楊偉明 那到不用你担心，我可以做工。

顧大康 說到容易，你忘記你來的時候了。你在做夢吧。

楊偉明 並不會如你所想的吧？

顧大康 你從前是個明白人，她把什麼迷湯迷住了你的心，不過，你還是應該放明白一點兒，她是我的女兒，在我女兒身上是另有計劃的，我不能這樣草草完成她這一件終身大事，你不要糊塗，我並不是傻子，我不會這樣輕輕的放過你們的，而且你就是個忘恩負義的人，也不會記得這樣快呀，那個時候你窮得連件襯衣都沒有，沒人收容的時候，你難道忘記了嗎？

楊偉明 先生，你對我的好處，我是曉得的。

顧大康 那麼，你應該報答我呀。

楊偉明 我花了我的時間，用了我的精力，盡了我的忠心，還不够報答你嗎？

毓華 你把帳簿文件都弄清楚了交還他就是了。

顧大康 住口！我不許你在我的面前和他你你我的。

楊偉明 （示意毓華。）先生！我的人格，總不能拿來報答你呀，這是屬於我個人的。我不能爲你而犧牲，你的恩德和我對於令嬾的愛情，根本是兩件事呀。

顧大康 （一副奸刁之相。）嘿，我想你也不能在我這兒待下去了，我想你是要一點兒錢吧？你老老實實告訴我，你要多少？

楊偉明 先生！請你說話量點輕重！

顧大康 能够敲我顧大康的竹槓的，要算你是第一個了，說吧，你要多少？

楊偉明 你別太小看了別人！

顧大康 好！你們這些不識好歹的東西，（暴跳如雷）你們立刻給我滾出去，看你們去喝西北風吧，不要臉的東西，滾，滾，滾！你們餓死了那纔話該……

毓華 走，偉明！我跟你去！（偉明出，顧太太莫知所措的站了起來。）

（顧大康在室中走來走去，像一只猛虎。把許多桌椅都移動着。）

顧太太 你聽我說，大康！

顧大康 什麼，你這糊塗東西，人家偷了你的女兒，你一聲也不響，你坐在椅子上像個死人一樣。

顧太太 大康！

顧大康 楊偉明是什麼東西，一個叫化子，一點長處也沒有，（走到寫字台前，用拳猛擊着桌面，）我當時爲什麼要把他救起來。

顧太太 你聽我說，你這樣生氣也是枉然的。讓我來慢慢的勸勸她。

顧大康 你還有什麼好話來和她說，算了吧。

顧太太 你怎麼知道我勸不動她呢，你出去，讓我來和她談談。

顧大康 好，你們儘管去哭吧，我不要她再見我的面。（氣憤憤的走了出去。）

（顧太太望了她女兒半響，現出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氣與哀求的樣子，後來又伸臂向毓華。）

顧太太 毓華！我的乖乖，（她走向毓華。）唉！我的毓華。

（毓華稍微轉頭，稍退，努力自制，不爲所動，後來忽然投入母懷。）

毓華 媽媽！（二人相抱痛哭很久，聲音硬咽，身體顫戰，顧太太撫着毓華的頭髮。）

顧太太 你不能走，你捨得丟開我麼？告訴我，你捨不得丟開我，這太慘了！

毓華 媽！現在太遲了。

顧太太 不，不，我的孩子，不太遲，過幾天我會對你爸爸說的，今天他氣太大了，說也不中用，過兩天我一定和他說，他一定會聽我的話的，我可以担保，他會贊成你和

楊偉明結婚的。

毓華 他永遠不會贊成的。

顧太太 我負責，我担保，毓華，你爸爸……

毓華 媽，不要再提起爸爸吧。

顧太太 好，那麼就不想起你爸爸，但是你不能走，你同我在一塊兒，好不好？

毓華 媽！我是不能不走的。

顧太太 不，不，這是不可能的，我的孩子！你看，這麼大的屋子裏，只剩下我一個伶仃孤鬼，你叫我怎樣活下去呀！我這樣的年紀，你也該可憐可憐我呀，心腸不要太硬

了，你怎能讓我獨自在這兒呢？

毓華 那麼，媽，你也和我們一塊走吧，也許你會幸福點。

顧太太 這又怎麼可能呢，我已和你父親過了這樣長久的日子，我不能不同他在一處死，

我不能丟了他，這是一種罪孽，我幹不來，我幹不來，（半響。）是的，我知道，我們不會十分合你的心意愛你，尤其是我，真的，我真難受，你老是愁愁悶悶的，我有時候因此生氣，罵你，說你，可是我的心總是愛你的呀，你也應該想得通點。

毓華 媽媽！我有的時候也是這樣想，可是有什麼辦法呢。

顧太太 （連忙說。）那麼，我們今後不是可以弄得很好嗎？

毓華 媽媽！我說太遲了。

顧太太 天呀！怎麼會弄得這步田地呢，你看人家母女多好，我們有這樣多的錢，反弄到這樣互相不能了解了，今天忙客人，明天忙應酬，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些什麼。毓華，你真的要一走，我不知如何是好呢。

毓華 （她想推開媽媽。）媽！讓我走吧。

顧太太 不要走，我的乖乖，暫時不要走好不好？再等一兩天，今天不要讓我孤零零的。
毓華 我不願意再看見我爸爸，讓我們這樣無仇無恨的走了吧。

（顧太太手漸鬆，毓華掙脫。）

顧太太 天啊！唉！（含淚說道。）那麼，你走了，告訴我你住的地址呢。

毓華 我一定告訴你，媽媽！

顧太太 如果你到內地，或者到別的地方去，要立刻寫信告訴我的。

毓華 一定的，媽媽！

顧太太 假使在上海，我一定常常來看你，別人不會知道的，我決不告訴別人，假使你害病呢，哦！天啊！你又沒有錢，他呢，他又不是富有的，那麼怎樣辦呢？（忽然記起。）呃！那三百塊錢呢？

毓華 不，媽媽！你不要管這些吧。

顧太太 你要什麼，儘管寫信告訴我好了。

毓華 媽！再見罷！

（二人又抱良久，毓華掙脫身子，連忙跑出去。）

顧太太 毓華，毓華，不要走！不要走。（她四面張望，似乎周圍都很可怕空虛，癱軟了，苦呆了，一聲不響的倒在靠背椅上，靜了一會，顧大康入。）

顧太太 （不抬頭，）她走了。

顧大康 我巴不得她走得遠點。

顧太太 （昭起眼睛，望着她丈夫。）你聽見女兒走了，就這樣完了嗎？

顧大康 （粗鄙的神氣。）怎麼樣？

顧太太 你應該和她說幾句最後的話呀，向他吩咐一兩句，這又不會損傷你。

顧大康 住口，不要胡說。

顧太太 （站了起來。）好，我看你總有一天也把我氣走的，你知道你女兒爲什麼走，這全是你，全是你的不好。

顧大康 好！好！你要跟她走就跟她去吧。

顧太太 （轉身。）我呀！到沒有那麼容易呢。

顧大康 好吧，你們都來反對我吧，我巴不得這樣，落得自己舒服。

（顧太太出，顧大康坐在寫字台前，沉思了一會，又把桌上的文件亂翻。總管陳得年入。）

總管 （匆匆的走到寫字台前，手忙腳亂地向顧大康說，）老爺！老爺！

顧大康 （不動懶懶地說，）什麼事情？

總管 （幾乎說不出話來，）不得了，老爺！那……

顧大康 （仍不動。）我不許你這樣大驚小怪的。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總管 老爺！大老爺，他……

顧大康 什麼？你說小姐，這不知死活的東西。

總管 不是小姐，老爺！

顧大康 她走了，是嗎？好的，

總管 不是，不是老爺！

顧大康 你瘋了！

總管 老爺！我是說，我是說芹生大少爺呀。

顧大康 他，他怎麼樣？

總管 ……他死了……

顧大康 （他仍不動，頭仍舊藏在手裏，許久之後，突然散開手，怔怔地望着總管，十分詫異，以爲他爲什麼忽然在這兒。）你說什麼？

總管 芹生大少爺遭難死了……

顧大康 （突然跳了起來，跳到總管身邊，握住他的喉嚨。）什麼？你說的是什麼話？

（他搖那總管。）蠢才！你敢再說！

總管 放鬆我，老爺，放鬆我。

顧大康 （反常得很厲害。）好！快說！

總管 （斷斷續續地。）大少爺……從這兒把那輛新車開出去……到周公館裏出來，從

靜安寺路向東，他把車開得飛一樣的快……在同孚路轉灣的地方，對面來一輛車子，大少爺大概避得不當心，車子一偏，就撞在一支電線桿上了，……因為車子很快，他……他……腦子也破了，當時……就……死了！……

顧大康（發抖氣塞，嘴幾乎不能開……像個半瘋的人。）什麼！……（他張着嘴，說不出一句話來。）

總管 巡捕房裏知道是這兒的車子，所以特為打電話來……

顧大康 這……這……（不住地把兩唇開合，但所說的是什麼，人家聽不見。）

總管 屍體現在在醫院裏，老爺要不要……

（顧大康不能再說話，嘴開得很大在找空氣呼吸。蹣跚地走着，那總管扶着他，到一張靠背椅子上坐下來，身子很重，忽然間他哭起來，嗚咽地把全身搖動。）

總管 老爺！老爺！

顧大康（幾秒鐘之後，發生很顫的聲音，僅可聽見，）一切都完了，一天之內，什麼都離開我了！（喘氣。）給我打開窗子，我氣悶極了。

總管 是，老爺！（把窗打開，把顧大康扶到窗前，他拼命地呼吸）怎麼樣，好些吧？

顧大康 是的，……好……些……了……（半響，再吸氣，）我想，我要去看看……

總管 老爺，我想你還是先躺一會兒吧。

顧大康 不……我舒服了……沒有什麼了……是一定得去……看看……（他走了兩步，總

管想要扶他。）不……不要管我……我能走……

（他努力要走，却一步一跌，門開了，方克與張震進來。）

總管 老爺，坐一坐吧，你不能走。（他把一張椅子移到顧大康身邊。）

（方克與張震各到椅子上坐下。）

張震 真是一件不幸的事。

方克 太可憐了！

顧大康 唉！朋友們……這……

方克 先生！我們應該是同事呢。

顧大康 唉！好同事，你們想……

張震 是的，年紀這樣青！

方克 前途又是這樣有希望！

張震 真慘！

顧大康 一天之內，一天之內，一切都失掉了！

方克 我們真想要安慰您，但是，天啊！這樣慘的情形，我們說什麼呢！

顧大康 一天之內！

方克 這麼一個有爲的青年……剛纔還在這兒，非常快活，非常可愛，非常有生氣！

張震 老天真沒有眼睛，死也應該死別人，你這樣喜愛他，偏偏……

顧大康 （向二客搖手，似乎叫他們不要提起的樣子。）唉！

張震 不過，你總得看開點，身體要緊，事業爲重……

顧大康 唉！現在……

（方克與張震互丟眼色，似乎有話要說，說又很爲難，寂靜了一會。）

方克 對不起得很，在您老人家這樣難受的時候，我們還要來打擾你。

張震 真是爲難得很，在這個時候談生意，（從衣袋裏掏出兩張紙來，展開。）不過，

我們今天就得要給各方面的回音，所以不得不來驚吵了。

（顧大康望着二人，現出要求的神氣，張震把紙遞給他。）

方克 這是你要我們寫的草合同，（顧大康不作聲。）你老還記得嗎？

顧大康 不……不……今天不行……讓我靜一靜再說。（說畢仍舊望着二客。）

張震 對不起，我們向您請求。

顧大康 不行，不行，讓我靜一靜。

方克 因爲……

（張震又把紙遞過去。）

顧大康 （半響之後，神色變得很可怕。）好！給我吧。

張震 我們完全依照你老人家的意思。

方克 對了，一點兒也不差。

顧大康 （看那張合同，雙手尚顫，不時把手摩喉，閱畢，用可怕的眼光看着二客——直到閉幕之前，他的聲音是很顫，很不響亮。）你們真是一班流氓！

方克 怎麼？

顧大康 一羣強盜！

張震 但是……

顧大康 你們瞅着我傷心的時候，想來趁火打劫嗎？（他站起來走近寫字台前脚步還不穩）

張震 我不懂你的話。

顧大康 你們到這兒來吧。

方克 我們寫得不完全嗎？

顧大康 這兒來吧，（二人走到寫字台前，顧大康給他們每人面前擺一張合同紙又給他們

每人一支筆）在這兒再加上幾條附條，（用指頭指着合同空白的地位）寫吧！（二人猶豫，顧大康的聲音越發沉濁）寫吧！（唸附則）『第一，所有一切賣買主權，悉由甲方支配』，懂嗎？這就是說這些米糧的買進賣出，都得聽我的自由支配，你們不得過問。寫吧。『二，乙方專負責運輸事項，絕對……』知道嗎？『絕對不得過問營業上一切事務。』（二人抬頭停筆不寫）寫呀！『絕對不得過問營業上一切事務。』（一僕驟入）僕人（驚慌。）老爺！大老爺的屍體已運送回來了，太太暈倒過去了！在客廳裏。

總管 老爺！

顧大康（聲音越壞，而手扶着寫字台，以免跌倒。）我就來！我就來！（總管與僕人出，他又唸附則。）『第三條，甲方如發現乙方有不依合同辦理，或不聽支配時，得立時抽回資金及贏餘，拆銷合同，乙方不得反對，並自願聲明放棄控訴權。』好，完了，簽上字。（二人簽字。）給我。（顧大康把合同再看了一遍，自己也簽上字，一聲不響地把一張交還在方克手裏，把另一張摺起來放進衣袋，不聲不響，搖擺酸軟的兩條腿，一步一跌地倚着傢具走向客廳去了，二人愕然，十分沮喪，目送着他，找不出一句話說，想不出一個舉動來，嚇得全身冰冷，原來的計劃完全失敗了，目送着顧大康頭也不回的走了，目定口呆，不能動彈。）——幕徐下，全劇終——

後記

留在氣壓這樣低濁的上海已經是三年多了，雨天也好，晴天也好，反正是一樣的透不過氣來，要清清爽爽的舒暢一下自己的胸肺，目前似乎還找不到這種芬芳的空氣，除非離開了這孤島而遠走高飛，可是走，走到那兒去呢？也許有些地方的空氣更不如此地。

那麼，不走做些什麼呢？說話不容易，做事不便當，這種情況之下，在我是：

『曉風吹巾帶，閒讀古人書。』

可是在讀死書之餘，我能說的，我也不會放棄，這也許可以告慰告慰懷念着我的友人們的。

今秋劇藝社要我有個上演的節目，我想起米爾波 *Octave Mirbeau* 的生意是生意 *Les affaires sont les affaires* 一個非常可愛的劇本，是他生平的傑作，很爽辣地暴露出當時社會的醜惡，人類獸性的殘酷，這戲曾經在法蘭西戲院 *La Comedie Francaise* 開演數月之久。

米爾波是寫實主義的作家，生於一八五〇年二月，與左拉莫泊桑是同一個時代的人

物，他厭惡當時的社會，他厭惡資產階級，他對人類的不平，感到極大的不滿，人與人間相互的吞噬，相互的欺騙，一切醜惡的狀態，都給他暴露無遺，因此招致很多人的不滿，但是他並不退縮，仍舊用那尖銳的筆鋒，向社會上的惡魔進攻，這樣，凡是善良的人們都很愛他。

所以，我相信拿這樣一個作家的傑作來改編成中國戲，來暴露這孤島上的醜惡是再適合沒有了，孤島上有的是可怕的吸血鬼，有的是利用時機，利用特殊勢力來吞噬人們的惡魔，他們都瘋狂的在那兒享受，掠奪，無時無刻不在計算別人，雖然他們的末日就會來到，可是在他們的末日未到之前，決不會放鬆一步的，我們雖不能掃蕩這些魔鬼，但至少可以把他們欺詐的真面目揭露出來，讓大家心裏的仇恨記錄上多加一筆，在將來算總帳的時候，更多一些參考。

不過，在改編上我很慚愧，除去了一個大輪廓之外，我祇保存了把握性格的一個特點，其餘的差不多等於重寫了，因為米爾波的原劇上是寫的一個地主資產階級，而當時的法國的社會又有貴族與資產階級間的糾紛，這些事蹟，都是無法改編到中國舞台上來的，所以我不但在內容上把牠換上新的，就是在形式上也大有不同了，不過原作的精華之處我並不會敢挪動多少，除不得已時，其餘都保存着，尤其這劇中主人翁的性格，而這種性

格，也正是孤島社會裏那班鬼怪的寫照。可是，也正爲了這一點，這改編的關係，不會能够充分的把這類奸小的卑污行動都寫出來，因此，自己也感到這個戲是不十分够反映現實的。

改戲後，就很匆忙的拿上去演了，在我開始改的時候，就覺得這個戲並不曲折離奇，不是一個所謂『情節戲』，賣座當然不會出色的，演出時果然不出所料，雖然有人說這是反映現實的開山砲，可是賣座並不甚佳，不過拿這個戲來拋磚引玉，這也是值得的。

我很感謝吳仞之先生的導演成功，因此使這個戲的首次演出就收到很大的效果，演員也使我 very 感謝，尤其胡導兄廢寢忘食的去研究劇中人的性格動作，是值得欣佩的。演員表是：

顧大康	胡導
顧毓華	小鳳
顧太太	黛雲
楊偉明	仲馬
顧芹生	白沉
方克	天然

張	震	韓	非
李	士奇	楊	蔭梧
陳	得年	士	元
園	丁	高	洋
僕	人	唐	尼
周	媽	錢	櫻

同時，我還感謝着于伶，李健吾，吳天諸兄的許多寶貴意見，池寧兄的舞台設計。

現在，我想節錄岳秀先生在上海週報上所寫關於這個劇本評裏的幾個值得提出一談的問題，和吳似之先生在導演談話裏的幾節作為結尾，來充實一下我想說的話。

岳秀先生提出的是：

『第一：這個劇本把影響上海每個居民生活的投機操縱暴露在舞台上了。我們看到操縱着人們『衣食住』的闊老們，他們怎樣囤積米糧，操縱米市，他們怎樣掌握着無數弄堂房子，驅逐房客，翻造新屋，他們怎樣把許多紗廠和布廠抓在手裏。

第二：這裏說明，為「秩序」而效勞的人們同樣是在做生意，並且他們本身就是生意場中被買賣的東西，你看顧大康為了賺得更多的錢，因為自己雖有金錢資本，却沒有政治

資本，他於是便用幾十萬元的資本把擁有地位的老政客的資本換來，把他投資到政治市場上去賺錢。在這劇本裏，並且把米糧買賣與政治買賣同時進行，對照出兩件事的同一生意性來，更妙的是，老政客李士奇自己以為自己的名譽地位可作二十萬元的抵押品，商人顧大康便把這抵押品買了下來照自己的意思去「派用場」；李士奇後來發現自己的「抵押品」原來很有「用場」，於是他狡黠起來了，他說：「也許別人還可以給我更多的呢。」——他把自己的政治資本，看得奇貨可居，決定去待價而沽了。當然，李士奇是知道，這行情只有到「木偶拍賣市場」（新木偶奇偶記句）上去打聽。

第三：這裏說明，像顧大康們所做的事情，凡是稍有天良的人都不願意做的，他們所做的生意，已經超出了做生意的範圍，他們所買賣的是良心，這般操縱投機的人都是喪盡天良的人，國家，人民，在他們可以當作犧牲品，當作商品的，他們沒有友誼，沒有倫常，朋友可以出賣，兒女也可以出賣，把兒女當作交易的誘餌，買賣找頭，成交的贈品，他們完全是買賣着良心，主人公顧大康在女奔兒死妻昏的時候還在作囤米的交易，在這種血腥的交易中，甚至於還不肯放鬆敲詐一下交易的對方；但是他們也做好事：老爺施粥，太太燒香，小姐捨錢，他們想給良心進些補品，準備做新的買賣。

第四：要指出的是這些良心買賣者的哲學，顧大康再三重複說的，固然是「金錢萬

能」的老生常談，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他所說：「撈兩個」這些創作「生意經」與熟讀「生意經」的良心買賣者，把千千萬萬的資本投出去，把一切都孤注一擲的投資在重排「秩序」的「企業」上，究竟能得到些什麼呢，所要得到的能有什麼指望呢？他們說：「將來可以多撈兩個。」這是他們的哲學，這哲學是他們創造的「生意經」在作祟，他們那裏知道小本生意所贏的利，要在做大本生意時蝕去的呢！並且這裏是多麼微妙的「撈」字啊，這些老闆們覺得：無可如何了，孤注一擲吧，也許可以多「撈」點，否則也可以「撈」還本錢，再否則也可以「撈」兩個。「撈」，這絕望者的哲學！

第五：在一般劇本裏總有個別的光明人物，這裏却一個也沒有，都是否定人物，劇中主人公的女兒和他的愛人——父親的書記——似乎有光明的人物的嫌疑，其實，他們是沒有嫌疑的，可以把他們從光明的圈子裏一概開釋出去，他們，尤其是那位小姐，是一般空泛泛的追求他們所謂光明與幸福，空洞得連他們自己都註不出註解來，不過，退幾步說，他們不甘出賣良心，他們還有意「追求」光明，他們還是可取的。』

吳佩之先生說：

「……商人利用時局，囤積貨品，女兒的出走，兒子的橫死，和鄰居舊官僚的沒落——出賣舊招牌的前途，這些，全不是一九〇三年法國社會裏所有的花樣，（米爾波的

Les affaires sont les affaires 第一次公演時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而都是呈現在我們目前的「良心買賣」，主人翁的家門外，有的是「一幅流民圖」（顧大康語），家門內有的是「奸民子孫有出息的痛苦，和沒出息的荒唐。」

「獨不爲子孫計乎。」這句話雖含有封建意識的成分，但在反封建的過程裏，有時候還須微妙地運用一下的……」

他又說：

『正相反：主人翁在他子孫上受着了打擊——女兒的出走，和兒子的橫死，却毫末影響到他的行動，這正是更暴露了奸民的面目。骨肉間的慘痛可以暫忘，買賣上的「理智」絕不消失，這在諷刺的意味上應是最得意之筆……』

好了，要說的都完了，其實，能說的也祇此而已。

這戲上演的日期是一九四〇年最末的十一月，也正是上海投機市場最瘋狂的時期，好吧，看這種世紀末式的「事業」，還能繼續到幾時！

最後要說的，就是這個戲的名字，前後共改了三次，我最先用的是『良心買賣』，在劇藝社演出的時候是用的『生意經』，現在又改用『蠹』了。不過，反正都是一樣，這劇本也不過是一篇一九四〇年『孤島大好老』們的傳外記錄而已。——一九四一，一，三〇

文 國 社 出 版

(W.1) 布羅斯基 潘菲洛夫著 \$2.80
林淡秋譯

此書寫蘇聯在十月革命後貧農們爲建立集體農莊的艱苦的經歷與『靜靜的頓河』及『被開墾的處女地』同爲再讀而不忍釋手的蘇聯文藝作品的巨大收穫譯者今將前出版本訂正付梓

(W.2) 小圈子中的人物 鍾望陽著 \$1.10

本集內包括作者數年來從事文藝寫作之中短篇小說十四篇而中心乃環繞着大時代中小布爾喬之動態可謂諷誦備至

(W.3) 囫 戶 吳天著 \$0.85

『復工之前』『母女們』以及『囫戶』三個獨幕劇均爲針對現實語語入骨之佳作極宜於小劇團學校劇團等排演

(W.4) 古 屋 辛勞著 \$1.30

此集內包括作者戰後目擊地事所發之觀感作者之散文曾在江浙皖贛等地獲得讀者之喜好

(W.5) 蠹——卽『生意經』 徐渠著 \$1.15

這是一個三幕劇爲暴露一班投機操縱囤積物品而吞噬人們的吸血鬼的怪態該劇於一九四〇年底於上海辣斐劇場由上海劇藝社演出並有專門評論本劇的文字刊於上海權威雜誌『上海周報』

855·9

952

社國文

上海書店

甲A

\$1.15

册数： 1

中國書店定價	★
冊數	定價
1	30
	4